

0 10 20 30 40 50 60 70 80 90 100 110 120 130 140 150 160 170

Inches
Centimetres
1 2 3 4 5 6 7 8 9 10 11 12 13 14 15 16 17 18 19 20 21 22 23 24 25 26 27 28 29

病榻夢痕錄
下

傳
853.083
8532
22



Kodak Color Control Patches

病榻夢痕錄

蕭汪輝祖

卷下

五十二年丁未五十八歲正月

繼坊赴京師應禮部試

二月初一日挈眷屬曉發由義橋雇江山船至常
山縣陸行一日為玉山縣另雇官版船至蘆溪縣

陸行四十里為萍鄉縣雇杞杆船三月初七日至

湖南醴陵縣晤署縣常熟趙韡軒貴覽今乾州同知備言

湖南風尚吏治初八日至湘潭縣晤方君維祺才

人也論亦切到知撫軍有赴常德收隄工之信卽

夕留眷屬暫泊湘潭買小舟赴省初九日至長沙

謁見撫軍嘉善浦公

霖

藩司漢軍郭公

世勳

臬司

滿州恩公

長

時衡永郴桂道滿州世公

甯

方署岳

常澧道永州府知府太倉王蓬心先生

宸

兼署道

篆亦在省謁見并謁長沙府知府錢塘陳公

嘉謨

撫軍問余年歲余對履歷年五十一實年五十八

撫軍云曾作幕否余曰曾習過撫軍云署事官未

必認真卽見兩司速到任辦事余應諾出嚮在浙

幕時臨汾祁陽爲撫軍新選官到省一二旬始得

見見亦不合赴任又不敢稟辭故余甚憂吏之難

爲惺園師由督學陞左都御史余往送行師約謁

選時相見余敬對曰某恐不善爲吏不敢謁選師

曰君子行其素位應選則選天欲成子必有好上

司可勿過慮是日念吾師言深自幸慰次日上院

蓬心先生語余曰頃見大憲甚賞君誠實且曰甯

遠疲悍君曾習幕可望整理陳太守言君三十年

名幕謙言習也且述君幕蹟品行甚詳大憲曰此

人旣誠實又不自衒大有學識君進見當以實告

次日同官稟謁撫軍留余專見長沙縣傅君

廣聰

鹿邑舉人語余曰大憲精細應對須簡明及見撫

軍歷問游幕及主人姓名因道甯遠積疲難治舉

著名訟師天罡地煞綽號論令捕治蓋前令趙君
爲撫軍同年以邑民控提督衙門去官故撫軍於
甯遠纖悉具知遂面辭赴各衙門辭行是日同覓
臬司者十一縣皆言檢骨事恩公因語余曰此間
民俗刁健一涉人命雖嫡屬無異言其同族外姻
猶以屍親告訐向來訊明僅予杖枷吾皆令開檢
坐誣以示重懲子受此種詞非詳檢不可余起對
曰敬奉憲命但某尙欲曲求恩鑒恩公曰子有說
乎試言之余曰檢骨極慘有冤可雪死者所甘萬
一以妄告故骨遭折洗蒸檢無辜人證橫被株累

而誣告例止充軍似覺法輕情重且有父母兄弟
妻子則他人均非至親例不得插身滋事應請先
示諭禁以杜訟源若因疑妄告果能到案供明杖
枷發落似足蔽辜恩公顧謂同官曰此言甚有理
復語余曰甯遠現有鄧姓案委零陵會檢子去細
心推勘吾卽以此觀治術矣出同官爲余慶曰恩
公明察屬吏無敢輕進一言君初來遂發莊論君
言果用福庇多矣此風開自長沙裴太守憲詞批
府太守不耐勞勩幕友設策草草一訊便詳開檢
可以轉發各府審辦人多議其造孽八九月前太

守暴卒幕友亦不良死聞恩公近頗追悔故君言
易入然微君誰能回憲意者後恩公頒示嚴禁混
冒屍親之習余審鄧案得詳允免檢會陳太守鞫
獄勤慎非萬不得已從無請檢者矣過衡州謁督
學昆明錢南園先生禮亦言甯遠士習亟宐懲創
晤衡陽許君凝道安陽人辛巳進士年七十餘老
成端重後陞都察院經歷笑曰吾素不款客今爲君特設
一飯將有以告君也席間詳言永州吏治之敝甯
遠爲最往時惟陳丹心辛是邑正已愛民不愧父
母劉文正門下士固應爾爾此後二十年未見一

人今見君誠慤陳君有嗣響矣余敬誌之因念惺

園師門牆亦不可玷也晤清泉縣倪君爲賢崇明

拔貢生曩辱贈雙節堂詩握手如故交留余晚餐

言大憲俱易事惟臬司才大心細事之不可不慎

遂由衡州遵陸二十五日抵甯遠界首鋪巡檢李

峻典史王謙來禮房吏請次日齋宿城隍廟余曰

不必虛應故事也不可質神者吾斷不敢爲耳二

十六日曉行二十里觀者駢集吏役夾道迎跪諾

聲雷動儀從甚都自念佐幕三十餘年齒逼衰殘

蒙

聖恩高厚畀以民社重任感極涕零又痛 兩母如在

年祇七十餘尚可迎養而馬鬣久封烏私莫遂於

邑人之懼負 朝廷負百姓負 母慈謹身勤民

之志由此益堅輿中得七律二首

駑朽何緣答
聖明郊圻百

里荷專城長憂官折兒孫福難副人稱父母名翹
首爭看新令尹捫心自愧老書生貪天惟有豐年
頌歲歲平安到宦成 慈幃冰雪兩艱辛成就孤
兒憂患身百里備書江上客卅年讀律幕中賓題
名晚悔慵稽古竊祿遲悲不逮親今 至縣門卽見
日做官逢運氣敢忘遺訓妄爲人

有以繩拴數惡少如欲控愬者旣拜篆升堂僉押
卽諭傳進問老役跪稟曰吉禮尙多請俟來日余
曰官之吉有重於理民事乎卽訊則縣民王勝字

爲惡丐所毆羣起而拴送也丐四人咸予大杖重

枷卽聞堂下歡呼好官老役復跪稟曰此輩藉稱

鄰邑因上年歉收竄入甯境不下六七百人擾累

各鄉甚有孤僻邨民遷避去者余諭選役捕逐少

頃典史來謁問之信余曰何以不究曰丐多役少

恐激事耳余計無所出二十八日吏送冊點催賦

差忽有所得急刑二寸小單於點名時按役給發

令催賦所至遇流丐立會隣保協捕俾各處有催

糧之役卽各處皆捕丐之人丐之尤者曰老猴廣

西人綽號飛天蜈蚣妻號飛天夜叉年僅五十有

拳勇寄居縣境巖穴中十六七年黨翼六七十八
分路強乞輸日供膳老猴夫婦食有餘貲貧民轉
向借貸或忤其黨則挺身行兇莫敢誰何余訪得
之與駐防姚君約令里民設法同捕伺其醉歸掩
擊縛之嚴刑拷訊盡得匪黨姓名羈老猴於獄分
頭緝捕其妻聞風夜遁黨各星散不半月邑中無
丐百姓感余去害之速踴躍輸將欠賦舊習不懲
而革時已初夏飭吏示期勸農吏請儀注老役稟
曰自陳本官後將三十年未嘗再行故無知者陳
本官卽許君所稱丹心者也徵許君言信老役名

李成陳君遊點頭役每新官到黜卯值堂或一月
或兩月輒告病假懼有累也終余之任日日承應
無悞亦見陳君之知人矣四月初七日縣民蔣良
貴喊稟弟婦田氏爲胡開開爭佃毆斃鞠之則稱
承佃李維翰田三世矣爲胡開開謀佃被毆致死
詰其兇器爲犁木棍毆傷顛門當場奪得於中途
棄擲案多疑竇且詞色甚餒遂繫之署中人以爲
繫屍親也大愕比核傳驗稟閩人密稟李維翰爲
南鄉首富余因抹去維翰名時所延幕友王君尙
未至忤作因公在省關借隣邑新田亦無忤作遂

令刑書隨往驗田氏屍身合仆田中髮際一傷斜長皮破血出確非棍傷至良貴家見其犁無棍卽攜犁迂道行過良貴初供棄棍處檢得棍合之原物也因究出兇具別有竹片乃伊弟良榮所毆田氏因竊維翰租穀維翰退佃另召立時鞫得真情諭繳原具定案不累開開不傳維翰邑中遂有虛譽甯俗一衿以上皆把持衙門不與地方官相見余以衿士爲襄治之人不見則不能周知風俗屬學師諄切傳諭士稍稍來以禮接之有呈文字者教正之凡見必問其所居之里種植所宜有無盜

賊訟師地棍有則考其名姓年貌一一籍記升堂必檢閱一過以備稽察於通衢榜訟師姓名白丁則詳著其綽號衿士則約舉其里居諭知已往不究再犯必懲令洗濯自新訟多以衿士爲隣證亦先爲榜示點名後槩不問供生員給紙筆在堂右席地作文隣證必有白丁審係左袒者生員卽與白丁同臬請教官當堂朴責非左袒者生員亦不取供季終將文彙送督學職員監生先責後詳一日有黃丹山具辭察其年貌與籍記南鄉訟師綽號智多星名黃天桂者合詰實先命杖繫之堂柱檢

其訟案分別示審閒日審竣訟一事則命杖二十
繫柱如故不半月憊不可支未審各案其母求被
告人籲息又繫十日以累母不孝復予重杖涕泣
悔臯取結釋逐其弟黃天榮綽號霹靂火皆挈眷
竄居道州矣先是丙午歲穀價騰貴每石制錢四
千文有奇示諭民欠倉穀暫緩催徵以俟秋稔當
是時奏銷期迫庫貯未充雖完賦者較前踴躍
而民力未免拮据諭告各鄉謂歉收之後大概力
緝大戶亦未必從容但較小戶尙可那展應勿拘
四月完半之例努力全完以免催提小戶卽於急

公之中可見睦隣之義令下車伊始未遑撫字先
事催科殊非親民之道然誤奏銷吏議慕嚴地
方官辦理不善分難辭咎而累及上官心有不安
云云解事者爭相誦述謂撫字二字目未經見官
有此心共當曲體一月之中完數倍溢甯俗最重
朱示以朱筆非他手可假余之諭示多在堂上朱
書故紳民尤易感動常平倉額穀八千石社倉之
在縣者二千石余受代止現穀一千九百石有奇
其二千石已給兵餉餘皆累年民欠社穀則歷任
折價移交五月民艱食詳請平糶儘現穀糶米分

設男婦兩廩糴者以門牌爲據吏胥包戶之弊一
概杜絕季考生童課崇正書院酌定規條作論文
絕句十二首示之

言孔子孟言大是難

幸貢院詩 御製煌煌

天語訓儒冠買珠莫便輕留積龍領探來子細看
腹難雄抵掌談心花意蕊古今含試看四月抽絲
繭都是三春食葉蠶 學得飛昇鍊骨仙精神出
處細筋聯開杯一著關全局勝算須操下子先
堂堂正正陣雲排徼倖奇兵萬一乖底事蠶叢尋
別徑杏花春色在天街 浮煙漲墨總無情依樣

葫蘆作麼生聞說傳神歸阿堵休教眉眼不分明
不律陰持造化權何當苦調譜哀絃徂陽痛哭
才伊管梁傅傷生尙少年 第一難醫是俗塵陶
鎔六籍出鮮新撫將成語供塗抹班馬韓歐也誤
人 侏離鉤棘轉喉妨語到科名要吉祥省識虞
廷颺拜體書生羔雁是文章 毫端生氣幹靈機
落紙煙雲字欲飛赤腳十年行且嫁丹青虛寫五
銖衣 黃河九折勢奔騰路入千巖逸興增若使
岡平流直瀉教人留眼阿誰能 力窮穿縞笑羸
兵善始謀終氣自盈解悟秋波臨去轉歌闌應有

繞梁聲 骨勁神清藻采妍朱衣能使命無權米

顛贊石傳三字乞取論文得妙詮黷則致不直透則義不粗瘦則

詞不膚兼此三長庶幾有目共賞 六月撫軍命臬司札調赴省辦

公事余具稟辭其略曰受事未久即蒙調晉省垣

可以面承訓誨上進有階逾格栽培實非意想所

及但甯遠偏隅疲頑習久諸事廢弛未敢縷陳庫

項倉儲多有民欠查非捏飾照例接收然設法彌

補勢難猝辦自維謏劣深懼曠官接篆以來夙夜

焦急檢查歷年訟檔自大憲以至本府共四百餘

案三八收辭日不下二百餘紙計惟積誠殫力將

新辭舊牘依次釐清日在公堂與紳民相見諭以

皇仁憲德上下相孚庶可不藉追呼輸將踴躍若此時

赴轅須開徵還縣舊欠未完新徵又督官民未洽

掣肘必多仰祈恩免俾得從容犬馬之力猶存馳

驅之報可待倘敢飾詞委卸念惰偷安咎由自取

難逃遐觀俯聽之中云云王友以爲不可巡檢典

史俱來勸止以爲撫調可違臬調斷不可違余曰

不過才力不及或以避事去耳臬上撫軍謂臬司

曰甯遠地瘠民刁汪某竟冒任事速止之臬司察

實不惟不以爲忤且逢人獎勸也其時已檄署道

州因此撤委王友訝余無志進取辭去余遂不復
他延平糶時鄉民多無門牌不得糶者乃力行保
甲法八月初一日集三十六里地保人予空白簿
一墨一筆一令將所管郵莊填註管內四至接壤
及山多田多塘堰若干橋梁若干大路通某處小
路通某處某土著住已屋業何事某流寓主何人
有無恒業一一注入簿內限三月繳案秋大有開
徵諭知各鄉官民本屬一體緩急義須相關聽訟
之任責專在官完賦之分責分於民官不勤職咎
有難辭民不奉公法所不恕甯俗錢糧素多延欠

今舊習已更深爲嘉尙再與紳民約月三旬旬十
日以七日聽訟以二日校賦以一日手辦詳彙校
賦之日亦兼聽訟官固不敢怠也爾等若遵期完
課則少費校賦之精力卽多留聽訟之工夫至穀
旣豐收價已大減四月閒完一石者今可二石有
餘此則具有天良不待長民者之催督矣後傳誦
至長沙大荷撫軍激賞九月奉府委勘新田縣爭
山案歸下痢甚劇幾斷飲食屢易醫不效鄉民完
賦繳穀者多至宅門問病或以白菜乾爲獻土產
無白茶故民間寶貴之十一月地保繳戶口冊便

道至鄉抽查有舛漏者責之別給簿補造并諭各里。有遺漏者領簿另編。夜聞雁聲縣在衡州南五百餘里。是雁未始不過迴雁峯也。筠廊偶筆言迴雁峯因峯勢取名。信然。稗官之說當不足據。縣俗人命牽連最重。遇無名路斃浮屍。地保及無賴子擇里中殷而愿者。恫喝取錢。不遂則報官。蠹役翼之。必飽其欲。乃攔驗。或地僻路遠。官憚於行。則譌詐尤甚。故一月間。以人命報驗者八九。案至十餘案。不等。俗謂之油火命案。蓋薪欲火而加之以油。薪比匪類。油比官也。余蒞任後。凡受報辭。卽訊訊

畢。卽赴驗。有續到之人。沿路訊供。夜隨便假宿。雖雞栖豬柵。不避穢。訊誣於屍場。痛懲惡習。漸改。十。二月初一日。九疑支山。諺稱拚命嶺者。地保報劉某家門有縊屍。余立時命駕。地保稟阻嶺。離城九十餘里。山徑險仄。官不能去。余詫曰。汝可來。我獨不可去。是權在汝矣。遂行。次早。近山二十里。重巖複澗。易筍輿行。榛莽中。又五六里。筍輿亦不可行。乃步。又三四里。仄徑一條。下臨深澗。已隆冬。水猶潺潺不絕。足不可容。乃令土人前挽。後推。攀林木。背澗。蟹行。達於屍場。則臥斃之屍。地保與匪類數

人移詐劉某以詐不遂報官意官必不去而詐可
終遂也。鞫實各予滿杖。仍繫回縣門枷號。而劉家
一無所累。比出山。則汗浹重繻。輿中得詩二首。有
曰。層厓紛虎跡。密樹亂猿聲。俗做機謀險。官勞性
命輕。其境可想。然自此油火之風盡息矣。縣民匡
學義。本陳氏子。爲匡誠乞養。誠生子學禮。授學義
田八畝。歸宗後。學禮病不起。贈學義田五畝。屬以
家事。學禮遺田二百畝。妻李氏能儉勤。歷十七年。
增置田百餘畝。歲息日阜。甚得學義力。一日。田主
贖產會。學義他出。李氏令子勝時檢契。則載學義

與李氏同買各契。皆然。詢之學義。堅稱產實。公置
租亦公分。詳記租籍。李氏愬前令。不直。愬府發零
陵。亦以產契租籍爲憑。愬本道發道州。逾年未結。
李氏求發。余審。余思學義爲李氏治家。田皆學義
交易。李氏執契而不識字。契載自不可憑。但舍契
以斷。不足以關學義之口。且分租有籍。李氏不能
以口舌爭。因亦照契斷爲同買。李氏再三哀割。至
於號哭。余麾之去。而獎學義善經理。學義忘余爲
鞫事矣。問其家產。曰。共田十三畝。問其息。曰。歲入
穀三十一石。得米十六石。問其家口。曰。一妻二子。

三女問其生業。曰：某代李氏當家，唯長子年十八，方能力田。余曰：據汝言，完餉所餘不過十四五石，米以膳六口，食尚不給。況有蔬薪，日用力何能支？曰：妻子度日甚苦。余曰：人皆言汝有錢，何耶？曰：自苦自知耳。余拍案大怒曰：然則汝同李氏買田之資，必由盜竊來矣。命吏檢歷年報竊檔案，佯爲究鞫。學義大窘，叩首曰：某良民，未嘗爲盜，價皆李氏契，特僞書同買，欲俟李氏物故與勝時爭產。故歷年租入並無欺隱。蓋租籍亦由學義僞爲也。余乃呼李氏慰諭之。契塗學義名，毀僞籍，產歸李氏。李

氏求究學義累訟。余曰：學義誠可惡，然吾念汝夫知人，設所託不當，原產且廢，安能續置，免其罰而勒令歸宗。縣自國初兵燹，城皆圮，無雉堞郭門，亦久廢祀典。所載祠廟，惟文廟。曾經紳士捐修，規模粗具。龍神廟因丙午大旱修築，武帝火神城隍各廟皆上雨旁風，觀瞻不稱。城西南俱如邨落，惟東北二門略有雜肆。歇家弦誦寥寥，久無游庠者。衙署傾頽，無庫藏。歲徵賦則貯於內宅，余蒞任先捐建庫三間，設庫書庫。丁謹其筦鑰，賦不入內防。那用也。詳借養廉，修理衙署，勸富紳修火神廟城。

隍廟至是次第竣工初四日奉委兼署新田縣至

次年四月初八日卸事是年繼坊書來生長孫甯

兒今名世鐘寄俸歸建秀山墓祠鐫魯絜非前譏祠記

五十二年戊申五十九歲正月公堂行鄉飲酒禮縣人

未舉行觀者如堵牆初九日赴新田相驗北鄉路

斃女屍年約七十餘有跌傷數處死由凍餓余驗

實飭地保斂埋居民以前數日羣丐負此婦行乞

恐有屍親擾累余曰親屬棄屍彼自有辜必不敢

冒名嫁禍也有附近居民口稟舍側空室有受傷

人僵臥垂斃余往視其人佯死令伴作解衣始發

聲訊爲廣西全州人子身行乞被人毆傷故借宿

於此驗其左臂左腿俱有棍痕曰是必與匪類行

竊被事主追毆同類掖之來爲譌詐地耳不必給

與飲食任其去死卽埋吾已驗無容更報也退密

諭屋主宐稍給食遣去余遂行五六里過一邨見

流丐男婦三十餘人諭其去則環乞盤費余曰流

丐官當逐違卽究無給費之理若輩曾到甯遠否

曰不會去曰汝知甯遠汪知縣乎曰知其治老

猴乎曰知識汪知縣乎曰不識余曰余卽是也今

兼治此邑汝不去枷且死丐皆叩首願去不數日

新田境內無一惡丐。佯死之丐亦去。屋主至縣叩謝。各鄉民隨而來者百餘人。歡聲載道。且云自柴青天後無爲民除暴者。何幸今日復見好官。余讀書數十年。忝爲民長。一無善政。而兩縣得民俱由去丐。良可自笑。所云柴青天者名楨。令新田三年。陞同知。去已二十餘年。時爲福建興化府知府。訪之閩人。政聲甚美。迨壬子夏。余歸里。柴公方爲浙江鹽道。有賢名。後爲兩淮鹽運司。以官浙虧空論死。蓋棺論定。古人所爲重晚節也。縣東北下隊鄉離城七十里。民貧俗悍。以私宰耕牛爲業。民無事

不入城。官亦近百年不到。遂至抗糧成習。四月余抽查保甲。便道至彼。先期令居民齊集聽宣。

聖諭。屆期具公服帶講生前往宣講。環而觀聽者。合里老幼婦女俱集。詫謂見所未見。余遂委曲面諭。守分奉公之義。戒私宰。勸輸課。欣欣有喜色。自是民入城必躋堂叩安。囂風漸革。百姓之易感如此。地最高燥。意欲開井疏泉。而土多沙石。竟不能行。歉然也。五月初一日。給發各鄉門牌。有未給者。咸來求補。境內陋習。夫家或貧。或夫妻反目。輒嫁賣娶。主先付半價。留半價以防訐告。婦人不以守節爲

重不幸而嫠媒者踵接雖紳士大家不以爲異其
母家愈有聲望娶主愈樂增其直室女恥爲繼室
中年喪偶不得不續娶孀婦妻妾之分懵然不講
家族之所以稱妾及妾之所以稱家族者皆與妻
同女子年十二三歲遇姻隣女子同庚者兩意相
諧結爲姊妹如匹偶然他人不得復參也往來甚
暱至嫁乃已嫁之前夕姻婭隣族女子年十四歲
以上者畢集主人設長凳於堂之左右襍坐女賓
設長几於上羅列杯盤酒茗諸女子面南而坐名
曰歌堂出嫁之女哭於戶內則堂中諸女和歌以

答之姻戚兄弟皆哭哭畢繼以鼓吹鼓吹畢嫁女
復哭和歌助歌及鼓吹皆如之女子哭時絮絮有
詞專指贈簪女子必將所贈人事一一敘出贈簪
女子答歌則各敘不忍離別之情自此達曉歌哭
喧呶出嫁之女聲愈啞愈佳故女子生年八九歲
卽以學歌爲事新婿至婦家婦女隨之潑水以能
避爲巧皆關風俗之大者一一示禁有未解者復
愷切諭之屬紳士採訪幽隱節婦貞女覆覈確實
給扁獎勵輿情怵悅是歲預行己酉正科鄉試七
月初一日行賓興禮亦創舉也縣人 國朝惟雍

正壬子乾隆甲子中式二人諸生絕意科名又距
省遠每科應試者三四人四五人不等士氣日頹
甚乃以刀筆餽口余錄其可造者收之書院月四
五課親董勸之應賓興而貧者酌給卷資並稟督
學寬取遺才以示鼓勵故赴省之士由科舉者二
十三人應錄遺者十四人為數十年未有之盛奉
聘入闈過新田士民迎送相望於道八月初一日
院考簾官取第一名四書題可以為師矣詩
題披沙揀金得文字初二
日藩司束送科場條例是科始令舉子三場試藝
皆開寫添註塗改字數每場不得過百字硃墨卷

皆點句鉤股二場默寫頭場試藝經題專用詩次
年會試用書下科鄉試用易以後鄉會試輪用春
秋禮記分用訖合用五經初六日入內簾主考翰
林院檢討仁和蔡毅堂先生共武刑部山西司主
事吳縣潘畏堂先生奕藻畏堂先生余都門舊交
然每呈薦頗不相得蓋先生所取尙才氣風華而
余薦卷則取沈實先生笑語余何以必欲得老門
生余曰某中式時已近四十設爾時本房師專取
少年則某且不得為房官矣先生曰君言良是第
掄才大典所取之士他日當為 朝廷出力若皆

遲暮何所用之事後深思有味乎其言之也謨藍

毫裸記一卷試院述懷詩六首暫解銅章意灑然

來參玉尺掄才地坐對金風洗露天文價早輪鸞

掖貴名場尚結鹿鳴緣連宵湘岸般雷動幾許潛

鱗待躍淵秋闈九上四春官席帽麻衣力就殫

從此出頭真不易即今經手忍相謾虛叨憲府殷

殷聘怕素公庖日日餐文字久拋塵牘外微才欲

竭夢難安楚客辭華自昔聞三閩餘韻尚留芬

程材細準新裁格迷眼愁辜舊論文會是揣摩行

我法了無恩怨與人分心聲第一懲鉤棘會有濂

溪獨冠羣濡毫染龍幾俄延過眼安能信了然

不是承恩先第一多應逐隊試三篇尋常曾

衛難兄弟銖兩王盧別後前為問無雙誰國士好

從萬選覓青錢又聽喧喧報鼓吹文場鏖戰已

竣期欣逢片玉初商價愛看飛鴻欲漸達甲乙我

愁持鑑誤推敲人訝拔尤遲輪腸不盡麟才意除

是朱衣或未知參斗芒寒夜氣深短檠搖影更

披尋也知遇合關渠命未敢倉皇負我心青鬢能

消秋幾度驪珠冒使海終沈區區九月初一日揭

報國文章分桃李他年何處陰曉本房中卷五名石門梅嶧侯登元湘潭江起鳳

龍先法甯鄉劉宜翥副榜一名華容程廷舉廷舉

前副榜也甯遠中式一人樂之祜生與王定元李

承膺余所稱書院三俊者也出闈後臬司欲畱余

在省勘獄會南園先生清理獠籍縣多獠產告撫

軍命余兼程速歸稟辭後謁南園先生論體國治

民之道甚悉贈余楹帖曰修身欲到顏曾地奉國

唯從官禮書命從者抱幼子出見曰吾在京師同

年交好惟有二雲其他皆不相往還若君者雖隔

省不可不敘蓋先生辛卯進士而鄉舉則戊子也
遂行二十日回任秋有年集三十六里紳士殷戶
議修城垣僉曰惟命乃周閱四門估工價銀三千
四百兩有奇分三十六段令各里分任里之產少
者以產多之里助之各段設董事二人應捐若干
聽其自議歸成數於官官董其工各匠應領工料
價值官覈領狀無浮則給印單令赴董事處支領
銀不入署以杜吏胥之剋扣并免染指之誦議既
定刻日購料定於次年二月初一日興工常平倉
向無應祀之神內有伯公祠設像三土人稱三伯
公相傳皆捕虎有功之人秋成後各里報賽甚盛
余從民志捐俸錢新之即奉爲倉神加敬禮焉縣
民黃名世訟師也前令趙君任內與人訟上控撫
院長沙太守已審誣矣復翻控逸不到案余以他
事獲之檢得院役史坤攬訟筆據稟院發審浦公
見稟立將史坤革役遞解下縣同官詔爲異數云
零陵縣民謝子純弟亡六月婦劉氏生遺腹子三
歲矣劉有傭婦董與無賴子蔣甲有連會董以眦
睚去子純覬劉產啖蔣以利指劉子乃其子董爲
劉乞養欲以其子歸原而董證之控縣控府逾四

年滴血亦介遊移適余以公事謁府府提此案犯
證俱齊委余代鞫劉之證佐皆生子時喜筵親友
不能塞董口余細檢原卷證者不一曾無一語及
穩婆惟劉雇乳媪在生子四月之後董據爲乞養
蔣子之驗因屏去吏役一一研訊劉稱穩婆錢氏
尚在并產時服役有別媪隣居現存產後自乳以
患乳癰始雇乳媪亦有治癰醫師詢其居里離城
七里密諭劉不得漏洩一字託故出城赴劉居查
訊穩婆乳媪并侍產隣婦及醫師各供皆與劉符
歸詰蔣董得子純峻訟狀分別臯之未終日而案

定縣南下灌里李氏聚族焉傳爲唐狀元李郃後
里左右山曰祖墓爲李家地鬻自藍山縣民蕭氏
蕭舊有家李削平之上立始祖啓祥墓碑稱爲郃
父蕭屢愬前縣皆以李碑有據蕭墓無憑不直也
聞余勘山詳審復呈圖求勘余詣山兩族迎者各
數十人從而觀者不下千人案蕭氏圖繪五冢在
李墓後小峯之上平原茂草無墓狀蕭力言下有
屍棺具結求開掘掘至五尺餘尙無蹟余欲輟工
蕭再三哀籲余疑之召觀勘之臨武縣耆老問鄉
俗葬法僉曰深者或至八尺令再掘約七尺見堊

灰色潤而味淡入手粉碎耆老曰此灰色性入土約二百餘年矣更掘一尺則兩脛骨在焉蕭族羣仆李碑余曰曲誠在李碑必仆然不待官斷是玩法也仆且得臯命李族侍立余後蕭皆斂手聽命乃督役助蕭埋骨訖余下山命李族前導慰諭蕭族安瑩次日詣縣余爲之讞曰李山原受於蕭舊葬諸墳皆在蕭之下山名祖墓當因蕭氏而起蕭族微居遠致先墓漸爲李侵今旣驗有墓據李自不得復佔查李家譜載始祖郃墓在木塘去下灌二里並不載啓祥墓所且稱郃係唐太和元年狀

元授河南府叅軍讓第劉蕡忤中官出知賀州案兩唐書劉蕡傳俱云李郃河南府叅軍應賢良方正被選以蕡下第疏諫不納後歷賀州刺史非由入選而後授叅軍也唐惟進士第一人稱狀元他科首選無此號遙遙華胄李郃之名之稱與宦蹟先後已俱未確何況其父且始祖之稱以上世更無可攷也郃尙有父卽不得爲始祖今李譜祖始郃墓祖又始啓祥以矛刺盾不攷自破是啓祥墓碑顯屬李氏僞造但建立已久沿譌承謬莫究所始追祀之禮有與無廢應將原碑移置小峯之下

李墓之上其自峯而上地盡歸蕭李再侵損執此呈究可也。柳州宜章縣寡婦鄭宋氏無子欲繼親姪鄭觀族人謂觀無兄弟且父死不宜後他人宋愬縣及州越四年愬本道發余關訊余先關卷覈之曰觀宜嗣宋無疑孀婦立繼聽其自擇昭穆相當獨子無禁傳曰已孤不爲人後謂不受命於所生父也今例得出繼。

天子命之矣又何訊焉因止宜章不傳兩造徑援例議詳世公批允而語同官曰若此一批可結何至延案累民律例未明便不能斷制諸君可竟委幕友

乎繼坊

從里中來知

方太宜人冢舅氏皆故絕

令家人買湖汀地爲外祖外祖母安葬歲祀如禮五十四年己酉六十歲正月行鄉飲酒禮二月初一日興工修城垣選幹役八人分督四門查察工匠余稍暇卽親詣各段巡閱無敢偷料惰工者各董事照分段董理相較爭勝期速工堅三月二十日告成公堂讞各董事酬其勞巡行郊野見曠土甚多憶丁未春杪初入縣境春蕎夏麥彌望皆是今種者絕少始知往日廣種因丙午歉收而起詢土人如處處種植可資三四月口糧乃諭農民宜種蕎

種二麥境內倉廩儲穀多在居室之外不設典守盜竊頗多因勸諭富家以慢藏爲戒四月間錢南園先生丁艱回籍追致賻焉縣民劉開揚與成大鵬爭山控大鵬毆斃其弟劉開祿而大鵬愬未在大鵬不知毆者主名庭訊開揚辭色屢變因竝繫詣城隍廟余先焚香叩禱命大鵬開揚叩首階下開揚獨惴惴戰栗相驗時開揚瑟縮不前甚疑之丙夜復禱於神專鞫開揚猶未得實也忽有醉者譁於門闖然入門者不能禁訊名劉開喜爲開揚之子余心動令引開揚去婉導開喜則言開祿爲開

楊從弟病垂死開揚屬從子劉長洪等負之上山使開喜擊而斃之長洪等皆開揚詞證隔別研訊脗合開揚亦無異詞覆鞫聞喜投縣之故則垂泣對曰昨欲竄匿廣西正飲酒與妻訣有款扉者呵曰速避去縣役至矣啓扉出一頤而黑者導以前迨至縣門若向後推擁者是以譁夫聞喜下手正兇也牘無名而其父開揚方爲屍親脫俟長洪等供吐攝問已越境颺去安能卽成信讞款扉之呼神其相某矣余念開祿氣已將盡不毆亦死以開揚父子抵之情稍可憫因將下手之間喜照故殺

擬抵不究餘犯比解省臬司委員審出主使緣由頗關出入是年恭逢

恩科七月行賓與禮後奉調至省時恩公署藩司謁署

臬司姚公學瑛甚蒙原卹撫軍浦公詳問此事曰

汝何至失出恐是故出但頃兩司言汝數年來委

審衡永多案諸事認真出力且府道嘗言數年甯

遠無一上控之事此事雖誤謬自當將功補過吾

豈以此令汝獲咎果不迴護可速自審正也遂集

犯鞫實改依謀殺擬詳八月初一日院考簾官取

第二名四書題何用不臧子路終身誦之詩題披沙揀金得求字初二日藩司

東送科場續例是科同考官閱卷應加切實評語

初六日入內簾主考翰林院檢討漢軍徐鏡秋先

生鑑檢討普安鄧蘭溪先生再馨至二十七日填

草榜本房遺卷皆補加小批鏡秋先生受業孫遲

舟編修會見余詩文定榜後縷陳舊款相得甚歡

誤藍毫再記一卷書懷詩六律簪花又倚玉堂仙

座偏白髮今年添幾許藍毫有約待重研蘭得

氣秋風遠鵬鶚盤雲勁翻聯是處楚材供採掇知

誰飛步冠羣賢棘院沈沈月影寒商量文律坐

更闌人多舊侶纏緜話篋檢生書反覆看大府例

容寬禮數科條新與戒欺謾名銜莫訝如蠅細永

叔會呼小試官壽考培材典禮殊連番科

第關皇途文章有價王言大評騰無私

士論孚敢以微瑕輕白璧却愁依樣畫葫蘆此中

趣味嘗曾徧十五年
前策蹇儒場屋虛聲昔
濫叨廿年落拓澀霜毫
何圖垂老銅章吏屢厠
衡文玉尺曹翰墨前緣
榮齒錄風塵俗狀愧形
勞機邊舊樣模糊甚乞
取新花式俊髦幾回把
卷獨微吟秋露新涼入
夜衾斗覺精神輪往昔
勉支筋力到而今衡量怕
負掄才分鎧火私憐下
第心領畧官題珍重意
長期妙揀出沙金匝歲
秋光彈指中九人幸得
六人同重來誰預三年
約此去多憑尺素通衰
未敢慵猶戀職病如催
老欲成翁賞奇更與燒
殘燭萬一能酬稽古功
內簾十詠十首入簾云
委佩峩冠鵠雁齊至公
堂下卽雲李周防門下
鑰蟲魚互訂壁分藜從
容獨有金陀客冷眼看
人五色迷分房云久次
新除各就銓籤題曾不
繫官聯籠篋忽換東西
舍坐席遙分上下筵鍼
芥若投應得地燕鴻相
避總隨天憐余短視茫
茫甚恰傷前榮獨炯然
掣卷云暗中結契是文
章豈有不休待量多士
唱名纔給卷九人同考
已分房鵬搏一任摩空
漢蝶浪誰容過短牆此
際投胎關福命恩無可
感怨應忘命題云冰

壺清映兩心同造化全
歸數字中百步懸侯藏
殼方萬花鏤樣待春工
案頭條例長箋錄額關
防小印紅捧出層門爭
引領枝香裏散秋風閱
卷云赤罽丹文射兩眸
澄心先白淞輕浮還珠
可許仍留積索劍何當
僅刻舟慳意詩憐排雁
齒聲牙字欲辨蠅頭鱗
香卅載南豐祝三楚風
驟自古優前許試量才
尺暗裏還分障眼紗便
有取喻能不掩終難銖
兩信無差從教近墨增
聲價都是春階桃李花
落卷云千古文心如面
然春華秋實那能全風
簷駒影馳彌迅蜀道蠶
叢徑易偏無可柰何終
一抹誰能堪此又三年
飲名多少荆南客枉費
君平卜肆錢一搭遺云
緘題入篋已經宵業几
重難念寂寥萬一看看
朱會誤碧尋常畫雪可
兼蕉摘髭科第恩方渥
撒手因緣氣忍驕添得
幾行評語在鴛緘欲度
轉無聊草榻云甄別連
朝水鏡如欣從碧海掣
鯨魚里居未識青衿籍
次第先憑紅號書得入
殼中差不負懸知名下
定無虛翻愁前度成均
士狙擊重驚中副車揭
曉云奎光四照怡飛騰
士氣三湘正蔚興甲乙
姓名文

字秀風雲際會鬼神憑初昏預促譙樓鼓報捷先
籠繹路鏡淡墨晴霞相映射歡聲到處頌

恒九月初一日揭曉本房中卷六名武陵姚定益

長沙曹有健常德唐虞樂攸縣鄧德麟湘鄉王步

雲安鄉樊恭清曹生撥歸醴陵樊柏林寅捷副榜

一名零陵劉方璿方璿已酉拔貢生先是填草榜

時余以戊申取中副榜由副貢生再中稟商兩主

考如拆副榜彌封本係副貢生請以備卷易之是

日主考言之監臨浦公浦公以為然比拆副榜第

二名果副貢生遂易以備卷至方璿拔貢生主考

欲援副貢例浦公曰永州無正榜當令副榜有名

因不易科名有數不其然乎出聞臬司留委勘獄

凡委審者皆先探臬司怡然後提犯訊供余懼有

先入之言不敢請示犯供未定則告病假或一日

或二日得有確供方稟見往往不愜臬司意而案

無游移卒邀俯允故逗留兩旬臬司即令回任二

十日稟辭謁督學張訥齋先生姚成乙未同年也

甚稱余治蹟遜謝不敢當先生曰浦中丞言錢公

在楚五年於州縣絕少許可獨譽君不啻口出謂

非今人可及察之皆信故亦不以常吏待君中丞

馭屬嚴厲不多言獨於余每事許盡所言虛衷聽

從余於中丞甚感知己不知錢公齒牙獎借實爲
先容大君子曲成人材不使受者知真可感也十
月初一日回縣秋有年勸富紳修武帝廟輿情踴
躍輸貲至四百餘兩董事儘數籌辦規模宏大築
臺樹旂於門外觀美爲城南各廟之最營中馬神
廟不知始自何時奉韋馱爲神廟久圯馬常倒斃
余因移韋馱於佛寺捐俸修葺中奉馬神之位詣
各鄉申勸農民播種二麥

五十五年庚戌六十一歲正月恭逢

恩詔請封祖父母父母行鄉飲酒禮是時王蓬心生

生俸滿入

觀永綬同知張公健來署府篆四月

欽命內閣學士兼禮部侍郎滿洲傅公森祭告舜陵本

道世公陪祭舜陵在甯遠南鄉九疑山距縣城九

十里十三日傅公由道州來將入縣境天未明有

以輒裹辭擲八輿中傅公祕之宿行館向世公問

余政聲世公言勤民治匪爲湖南第一好官祭畢

傅公問余曰君爲政何先余謹對曰治害民之訟

師地棍盜賊不敢不嚴餘無他能傅公曰君亦知

若輩之不欲君久此乎余曰不知傅公出辭授余

則具呈人趙司空訐余不理民事不禁盜賊縱惡
殃民浮收錢糧等十款余悚然起立傅公笑曰君
毋訝此必仇君者陷君耳余沿途體問人人說君
官好與辭相反吾將辭交世君必稟巡撫刁民固
當治臯然到省審理君亦不免往還之費聞世君
言君廉勤不虧空吾何忍累君君自察治之可也
余敬謝之覈其筆蹟卽余丁未究逐之訟師黃天
桂所書偵知傅公以原辭畀余又由道州竄入廣
西訟棍之伎倆一至於此各前任之不敢究懲非
無所見抑不能化以德而第治以法適招之怨耶

然余治訟棍止黃天桂一人紳士則自榜示之後
皆改前非竝無以身試法者乃知化士究易於化
民也余初蒞甯遠舊俗尙未盡善嘗次第諮詢示
禁至是彙爲善俗書一卷鏤版頒行士民稱便適
舊纂史姓韻編六十四卷彙初成梓訖卽梓九史
同姓名畧自修城之後城內列肆增多石氏子入
郡庠堪輿家以爲城完氣聚理或然歟各鄉二麥
豐收耆老有至公堂謝者當是時兩淮鹽引壅滯
撫軍札飭召募水販制府嚴行緝捕私鹽甯遠之
東南隣縣藍山臨武例食粵鹽每鹽一斤價錢二

十二三文計價八斤方食淮鹽一斤故民間多食
粵私督撫兩院差弁改裝易服至境查緝本府各
弁藉以行私地匪更爲之輔縣無官鹽店他肆中
列售鹽斤輒被摻詐至以水入鹽每錢一文得鹽
水一杯人情惶擾余約兼食粵鹽之江華新田東
安道州會銜通稟同官不允遂專銜稟兩院鹽巡
二道其略曰甯遠僻處萬山之內自永州至縣雖
有溪河可通舟楫然皆溯流逆上水長之時已屬
溜淺灘高於嵯岬亂石之中力爭一線船路艱險
可慮若遇水小則由道州青口而上卽不能通舟

極小之船亦不過勉強拖挽至泥灣而止離縣城

尚遠三十餘里是以淮南從不到境乾隆二年清

查引地前督憲史

諱貽直

奏准淮鹽不能接濟得

以兼食粵鹽數在十斤以內者許民零星買食寬
免緝捕迄今五十餘年遵循辦理某乾隆五十二
年三月到任之初見有肩挑背負鹽斤卽經嚴查
禁止嗣因詳覈檔案事屬便民隨聽仍沿舊例上
年正月接奉憲行飭令嚴禁私販疏通淮引某遵
會同營員認真查緝據紳耆人等僉稱自有知識
以來從未見過淮鹽復經反覆勸其勉爲水販赴

漢口運買淮鹽。可以稍獲微利。公私兩便。無如縣境既無著名殷戶。俗又不諳經紀。某數年以來。代籌生計。勸諭貿易。若輩尚視爲畏途。况持挾重資。遠涉江漢。更無怪其呼而不應矣。民間嚮食粵鹽。不過制錢二十二三文一斤。自上年禁鹽之後。五六月間。增至每斤三十六文。入冬以來。禁愈嚴。而鹽愈少。鹽愈少而價愈增。近已每斤需錢五十文。內外鄉里。出氓不嫻法律。居然於公堂之上。懇稱食鹽太貴。懇平市價。某隨時申明例禁。爲之顯切戒諭。日下稽察嚴密。竝無擔鹽入境。肩挑背負之

徒益得藉以居奇。境惟東北二門。伙舖稍多。

俗稱歇家

爲伙舖比歲各舖戶畏有鹽累。俱不敢停歇帶鹽之人。近聞委員到處改裝訪查。人人意中時有一改裝試買之官。雖零鹽亦不敢列賣。甚將鹽斤攬入水中。居民皆買鹽水而食。過往旅客。至無零鹽可買。某恐傳聞未確。慎選親信丁友。分路扮作行商。隨處試買。實與所聞無異。當民物恬熙之候。似不宜有此驚惶蕭寂之形。某身任地方。深懼不成政體。自維庸淺。無以孚信於民。以致水販裹足。招募久虛。私販萬不敢縱。而食淡實屬可虞。輾轉籌算。

慙無良策。因思政在利民。術須裕課。甯遠每年額銷淮鹽一千三百一十四引。向來雖有此數。歷無水販到縣。亦並無銷引報文。是淮鹽僅繫空名。而粵私久資實用。與其民食無引之鹽。不若官辦有引之課。查縣境東距城三十里。地名藕塘鋪。與藍山接壤。藍邑例食粵鹽。價貴之時。每斤不過二十文。甯遠小販肩挑油麻等物。至彼貨賣。順帶鹽斤。勢甚利便。貪賤食私。乘閒攜帶。查察有所難周。况零星粵鹽。例聽兼食。亦不便瑣瑣苛求。致滋紛擾。可否仰邀憲恩。俯念民食攸關。循照郴桂二屬之

例。將甯遠應行一千三百一十四引。改爲粵鹽引額。減淮課以增粵課。庶幾課不虛虧。事歸有濟。伏讀前督憲史原奏內開。如淮鹽一時不能接濟。許買食粵省零鹽等語。夫曰一時不能接濟。計其時。淮鹽尙有到境者。故濟以粵零爲權宜辦法。今則淮鹽絕蹟。無可望其接濟。而水販難招。更無有爲淮商接力之人。淮鹽不到。禁盡粵私。其勢不至民間食淡不止。夫以數百年相沿之習。而革以一時。以十數萬人待用之需。而憂其不給。某分須奉法義屬親民。斷不敢以粉飾稽查爲故事。虛誑憲

聰復不能以顆粒盡禁爲職司重違民隱是以不
得不通盤籌畫求其變通用敢委晰稟陳伏乞恩
賜察核示遵倘蒙鑒允飭查兼食粵鹽之道江永
新四州縣是否與甯遠情形相等會同議詳妥辦
德施無既矣稟後示諭巡役地保十斤以下零鹽
不得混捕營弁揭示稟總鎮總鎮劉公君輔以奉
檄緝私毋許顆粒走漏而甯遠免捕十斤以下與
憲行不符轉稟制府請示余復錄示具稟畧曰營
弁與某奉法雖均處境稍異蓋營弁恪守功令功
令常能凜遵卽爲辦公無悞某責任地方地方必

須甯謐方可供職相安甯遠僻處山陬境內戶口
十有餘萬如三日之內私鹽盡禁淮鹽不到百姓
向某求鹽勢將束手無策故由藍山臨武兩縣入
境可通粵私者有路四條某禁止其三姑畱一條
以濟百姓食鹽之用待淮鹽到境不難立時杜絕
因緝私而滋擾恐釀事端出示曉諭委非得已云
云各稟雖未蒙批發而委員盡撤制府嚴諭營弁
密緝大夥梟販十斤以下不必概禁後晤同年章
實齋學誠向在制府畢公幕言畢公見稟令幕友
傳觀有莽知縣之稱不可謂下情之不上達矣節

孝祠未協典禮。捐俸錢改建甯俗舊不以貞節爲重。無過祠而問者。至是落成。余躬率儒學祭告。觀者皆爲感動。作碑文記之。記曰：於戲！此

敕建甯遠縣節孝祠也。往史所載旌門之婦。尤者專祠。非有奇行者。表宅里而已。

世宗憲皇帝御極之元年

詔直省州縣各建節孝祠。有司春秋致祭。蓋專祀節婦而貞女烈婦類及焉。所以勵壺範。肅陰教。典至鉅也。甯遠節孝祠在學宮左。春秋之祀。舊以學官主之。余蒞甯遠。謁祠瞻禮堂。分三間。虛其中。不設位。左

立總位一方。書唐宋以來忠臣義士孝子姓名。而書節婦總位一方。奉於堂右。蓋創祠之初。以節屬婦。而屬孝於士。因兼忠義之士而並祀之。烏虜戾矣。夫守貞之婦。律已素嚴。非懿戚不得相見。旣完節。克終奉

旌入祠矣。而轉與不知誰何之男子雜坐一堂。魂而有知。必不能安也。彼忠臣義士孝子。皆明禮達義者。又豈忍入

敕建祀婦女之祠。覬覦俎豆哉。然則甯遠之節孝祠。自建立至今六十餘年。殆虛無人鬼焉。享此祀也。且

其門垣湫隘棟宇頽圯不稱

朝廷褒異勸揚之義今年三月鳩工修葺與學官謝君張君酌議撤嚮所設忠臣義士孝子之位遷附鄉賢祠而清祠之基址固祠之牆垣傾者植之罅者補之丹雘塗堊一改舊觀於是奉

詔旌節婦於中堂按名設位以崇體制其未嘗請於朝而自地方大府以逮有司官給扁褒表者題曰憲旌亦附位於堂之左右夫祔祀非禮也獨念我朝重熙累洽化理覃敷禮部歲旌直省節婦無慮百數十人而邑志所載僅雍正十二年

旌表馬頭鄭氏一人近年奉

旌三人二禮士灣李氏一東門樊氏皆現存遵功令則中堂特一位耳其他志載故明節婦楊文試妻孫氏萬歷二十八年奉旨建坊給銀三十兩此詔旌也又趙英妻張氏傳云宏治八年永州通判任良才署邑事遵恩例具申當道以聞建坊與否無可考證我

朝貞節十二人皆未邀

旌典是十三人者竝列於

詔旌節婦之數則分有未安軼之復亦有不可分附

左右庶幾禮以義起亦善善從長之道歟且余蒞甯遠三年矣摻甄貞節非不殫力竭誠僅於聽訟時訪得一人邑人士公舉四人此外聞無聞焉蓋甯遠之俗孀婦不以再適爲耻間有守節之婦罕知敬而禮之往往湮沒不彰此而不急于表章又孰知茹苦壹志之難能而可貴哉耐祀之舉非惟褒往者亦勵來許耳是役也余經營其始節孝後裔泊尚義紳儒相與出資成之夫以

敕建之祠名不辨分不正余忝司斯土不能早爲釐定而濡遲至於二年之久是余之辜也夫旣竣事爰

潔治酒肴依禮致祭用妥貞魂而著迎神送神之詞勤於麗牲之碑其詞曰廟貌新兮肅觀名分正兮神安樂具奏兮森列樽盤嘉婦行兮白璧完貞風扇兮芳名不刊靈之來兮露潔霜寒淚九疑兮竹斑澄瀟水兮煙鬢

皇旌憲旌兮志行允班席長筵兮無忤顏媿鬚眉兮起懦頑靈之去兮天朗風閒六月奉惺園師書書云四月望後回京接手書猥蒙關念竝悉近况一切且慰且感年兄蒞甯遠三年儉約持躬誠信親民此平日之所深信者至力辭繁劇常懷歛抑尤爲

非木身新金卷二
卓見 國家取士畀以百里重寄原藉以愛養斯
民非爲居官者一身一家計也此理不明遂至百
計圖維如程子所謂日志於尊榮者其弊何可勝
言年兄以此自待以此訓子以此化導朋友其積
德更無涯涘愚碌碌如常毫無裨補每念

聖恩高厚愈切慙惶今春復邀

恩命襄事禮闈幸免大咎賤體亦平適尙可支撐精力
自覺不能亦斷不敢戀棧也專此佈覆并候近好
不宣本道世公委赴桂陽州勘陽山尼菴被焚一
案由甯遠行三日始望見陽山計程四日層厓曲

澗有筍輿所不能行須步者險惡不可狀烈日中
汗雨驚心意萬一中暍不免烏鳶蠅蚋之侵素無
宦情自此乞休之志愈決勘訖由桂陽至衡州謁
世公繳委將精力不能供職苦衷面稟欲告病解
任世公許到省轉陳八月叩祝

萬壽後正擬引疾九月初五日道州知州王君

觀伯 卒

太守委余兼理卽日詣州受篆至十三日奉藩司

札委兼署清查倉庫錢糧十月初一日蕭君

國璋

署甯遠余卸甯遠事專署道州將查造三十六里
戶口門牌底冊移交甯遠新任蓋自有此冊民間

辭訟無敢冒充隣佑恐不肖書吏或有弊匿耳初
六日奉臬司詳委赴桂陽縣檢辦何劉氏命案先
是余赴桂陽晤知州常公明州按察使語辦案之難
因言頃在省聞桂陽縣報何劉氏四命一案云係
虎傷然傳聞四屍無虎齒痕迹衣服亦未傷損或
云因奸致死疑不能明已委員審辦亦未確鑿余
心識之今適以委余疑竇種種不敢不加詳慎檢
骨例須訪傳諳練件作永州府屬向無其人卽分
關榔桂各處名件期悉心檢驗以雪此獄道州敝
俗額賦向多抗欠乾隆四十年間知州汪君燦家

素封恐誤 奏銷干考成出私財墊完民亦爲例
王故牧交冊有民欠三千一百餘兩積十數年之
久王牧旣故余勢難詳辦不得不接而糧戶任呵
不應推求其故自佞生以至職員皆於實徵冊內
註明矜戶余卽諭示禁革闔州大詫而營陽上中
下三鄉毆差拒官習爲常事近年糧役不敢往催
積欠尤甚查營陽欠戶共一百二十有三自四十
五年以來積銀一千五百餘兩令戶書以矜戶爲
綱欠數爲目彙造一冊繕欠戶榜之懸掛三鄉公
所十一月十五日以抽查社倉爲名先期飭役傳

齊衿戶在公所屆期相候是日輕輿簡從抵營陽
則衿戶無一到者遂止宿營陽責役催傳次早原
任長沙訓導何延壽來謁年七十餘言民力不及
請寬限余曰欠十餘年矣尙有限可寬耶叱去之
陸續來者二十餘人教其跪拜予之坐諭以國
課早完之故詳述乾隆丁酉浙江嵯縣吳家山王
姓抗糧拒捕駢誅遣戍之案一一指陳聞者漸漸
色動乃提欠戶之白丁量責數人而諭已到衿戶
於冊內親註限日令傳諭未到各家趕緊完納其
時環侍而觀者不下千人肅然俯聽因繫抗欠最

多之衿戶監生生員僧生各一人回州出境時衿
民跪送者項背相望皆以好語慰之不二旬營陽
完欠八百餘兩其餘各鄉亦陸續輸將十二月初
四日江華縣典史詳請代驗楊古晚仔命案由道
州至屍場二百餘里雨雪連綿山徑欹仄初七日
驗後正欲升輿失跌山坡傷左足星夜昇回負病
勉將命案審明通報後足創轉劇繼坊由里至署
知繼壩生子以余同生庚戌命之曰小同今名伯
姊卒伯姊歸同邑陳雙玉珏

五十八年辛亥六十二歲正月奉到

救命二軸 先大父勉贈文林郎 先大母勉贈孺人

先考贈文林郎 嫡妣 繼妣 生妣竝贈孺

人二十日以足傷未痊稟府委員代理會得長沙

府信知 奏調善化縣余自維迂拙屢荷上憲拂

拭力圖報稱急於醫療敷藥受寒下痢旬餘偃卧

難起不得已二十九日通詳解任調理二月初二

日道州州判王醉堯鈞由省城奉臬司專委來州

促赴桂陽實驗病也王君見余委頓以實稟十五

日署甯遠蕭君國璋由省來奉本府委驗病具結

詳覆府委代理十八日余卸州篆當余之跌傷臬

歸時因通稟沿途瑞雪竝及失跌情形頗忤臬司

至是本道世公長沙太守潘公成棟長沙張君博

湘潭趙君貴覽華容趙君宗文聯翩札致述臬司

傳諭屬余力疾赴檢而左膝痛縮不能步履加以

治腿傷寒疲困益甚不得不奉身求退臬司以為

規避約藩司王公懿德會劾王公不可臬司遂專

劾是時浦公調撫福建繼之者馮公光熊持劾不

下曰且俟委員驗病不實查辦未遲迨蕭君驗報

跌傷屬實藩司委褚君為章接署臬司再以劾上

馮公以原辦官署桂陽縣陳玉垣尙未叅革先叅

委員與例不協王公則昌言於庭曰牧令平日虧
帑病民分當速去已病猶稱未病不可不查汪某
平日官聲尙好方調首邑今以失跌求去湖南雖
乏人何必斤斤畱跛吏因其跛而臯之更何以服
人既告病吾知辦告病官例耳蓋藩司專錢穀以
余清查積欠爲功臯司專刑名以余不速檢辦爲
臯兩姑之間難爲婦信夫比桂陽案別委衡州府
郴州會檢訊有毆死者有縊死者確非虎傷而馮
公有調任山西之

命臯司又劾余規避五月初一日馮公特叅陳

玉垣革

職提審附奏汪某是否藉病遷延有無規避情事
俟本案審明另行查處時余方在道州交代六月
初三日臯司委員至道州守提過永州蓬心先生
畱之而致余書曰臯司委提震君耳故不令到州
君緩緩來可也會道州交代已結卽日治任假道
甯遠士民款畱止居兩日適九史同姓名畧七十
二卷梓成檢閱訖命兒子覆校余遂行守備彭君
善越世武把總馬君世武皆數載同官相得送至十里
亭揮淚而別邑人送者絡繹至界首鋪多叩首流
涕余亦爲之黯然過永州蓬心先生贈余方竹杖

一枝零陵典史吳竹泉 英玉 恐余觸熱雇把杆船

相送十七日至長沙臬司稟知撫軍姜公 晟 委員

看守姜公曰何必爾臬司疑余偽傷必欲嚴辦然

撫藩俱諭長沙府不令委官到寓長沙府因爲余

備述撫藩臬三憲節次齟齬及附叅之故初馮公

去任王公實護撫篆部議准調善化咨到王公以

余二月告病在先例應另行調補專摺具 奏奉

有汪輝祖委檢桂陽何劉氏一案是否規避交姜

某查訊之

旨七月十六日姜公傳余至院司道俱在座姜公細問

顛末余以實對姜公曰交代有冊籍何須印官清

查積欠余對曰王故牧任所資財業已查封實貯

與冊籍不符非清查不可姜公曰畢竟不成事體

余又曰永州無檢骨件作分關榔桂未到不得不

緩姜公曰兩月關不到件作成何政紀皆不敢入

告余又曰十月閒有承審本州蔣坤榮命案亦不能遠

出姜公曰此尙易辦何致久稽遲延自不可諉余

又曰十月初六日奉委至十二月初五日公出代

驗扣算承審分限未逾且件作未到例准寬展姜

公曰關件作會詳臬司否余對曰十一月閒臬司

催檢曾據實具詳姜公曰催而後詳遲矣况初七日失跌已逾兩月如何避遲延之咎陳玉垣是浙江人必因迴護同鄉所以規避余對曰四命重案必不能因輝祖不檢可以懸宕輝祖告病卽委衡府郴州會檢可見非輝祖所敢迴護姜公曰汝必因臬司劾叅所以告病安得不承規避余對曰臬司委王州判到州催檢輝祖已先三日通詳告病未知有劾叅之事姜公曰汝必規避檢驗是以捏病余對曰輝祖在江華屍場跌傷衆目共見求提司監江華兇犯楊古晚仔竝江華平原差查問卽見

真僞姜公曰今腿傷愈否余對曰左膝筋攣未能伸舒求親驗姜公諭曰且退另日須具親供來八月初二日姜公傳余至官廳長沙府帶醫學驗看左膝實係受傷筋攣年老血衰驟難醫痊具結送院初四日長沙衡州二府傳余命寫親供語余曰昨臬司怒不可解必欲擬發新疆余二人長跼乞恩尙未邀允余念奉委分限未滿兩月可無處分且古者告病例爲民革職分也今二太守恐余罹新疆重譴至不憚屈體以請如此體卹屬員實爲難得因具親供以諳練作例應關傳旣經失跌

實難赴驗奉文未及兩月竝非規避嗣又以奉文
後須查故牧交代并清理民欠承審蔣坤榮命案
不能遠出檢骨例以件作到案起限件作未到短
視難以率檢皆拂臬司意再上再不行乃敘親供
四命重案因件作不到畏難遷延卽與規避無異
臬司核轉十月何劉氏正案 奏擬陳玉垣軍臺
余附叅革職昔 徐太宜人病亟 輝祖泣請命微
聞 大宜人喉間作聲曰煩難須臾棄養 輝祖嘗
栗栗自誠蓋 輝祖畢生身名慈訓兩言諒之矣十
一月潘公邀閱童子試文自游幕後常州無錫長

洲秀水平湖歸安烏程仁和錢塘龍游及仕甯遠
校童試者十有七度至是又結文字之緣幸也案
發頗孚士論諸童謁潘公潘公歸功於余多至寓
執弟子禮過從論文踵趾相錯倚杖見之大破旅
寂湖北撫軍福公 甯屬候補知府張公 方理聘余
佐理以疾辭余在道州革衿戶追積欠甚非州士
之意聞余告病欣然欲復舊名因作後春陵行
以諗來者序曰昔唐元漫叟爲道州刺史地經賊
創不忍徵求賦稅春陵行所由作也我

國家太平休養百五十年州之民雖未盡殷阜而有

力者輒託一衿自庇號稱衿戶率以逋賦爲能余
奉符權知州事丁甯告誡哀如充耳且有議爲苛
碎者勢不至大懲不止盡然傷之因作後春陵行
云我讀春陵行字字生惻楚可憐有司心誰不懷
嫗煦民困當急甦士驕彼何取

皇治熙熙如率俾達寰宇道州楚南隅去天亦尺五九
則貢有經要會上金部爾獨非王民舊章敢撓沮
俗學簪紳稀科第罕接武宮牆幸注籍榮逾綰華
組名隸太學中居然軒蓋侶揚揚飾頭銜貲卽儼
蟻聚不屑編氓齊哆口號衿戶名器旋旋干胥濫

逮佾舞區區贊禮生吏員共參伍曰吏曰佾贊爲
衿作肱股偶得免撻笞勢雄負嶠虎其初傲鄉閭
其漸狎官府常賦歲久逋玩法轉自詡豈無催科
方追胥怯杖柱作備者伊誰濂溪之後緒恭維
聖恩隆崇儒端士矩博士翰林官數典竟忘祖宗族提
挈之若祭以尸主何氏尤而效營陽互撐拒蔓延
徧諸鄉嚚頑狂聾瞽譬如病膏肓湯藥那能瘳是
詎生使然養癰歷年所忝余志整齊遑忍剛且吐
考冊甘下下政紀力須舉障川迴倒瀾計當脫其
距稍稍繩以法怨讟起庠序拔薤非所難薰燒愍

社鼠用期誘循推誠入肺腑或點頑石頭弗煩
千鈞弩微款未及申引疾去茲土過慮士風囂行
或罹臯咎三復漫叟詩今事異於古覩縷爲此歌
採風冀小補先是州有訟師曰陳禹錫老而黠以
攬訟爲業余怒批其頰禹錫恨次骨知余忤臯司
改名陳君寶糾州生營陽何竹筠及生監偕生二
十餘人訐余加徵浮收撫軍批司確查余因將鈔
存營陽積欠抗糧底冊稟呈屢委幹員提鞫浮加
無據抗欠有憑各委員以事關歷任墊完上司均
有失察之咎礙難實辦欲擬竹筠等杖枷外結余

謂道州衿民刁頑成習告官不究後益難治且五
十四年 奏銷王故牧已叅遲延至五十六年正
月余始解足專辦是年可無瞻顧各委員猶議余
過執余曰余事已白計日去湖南不治若輩於余
何損但爲道州吏治起見則若輩目無官長將來
必有大獄耳堅請督審之長沙府潘公澧州方公
維祺 轉稟撫軍姜公臚余言因曰汪某以署牧清
追十餘年民欠不得遠赴桂陽致掛彈章今被欠
戶誣告又不究治何以服汪某之心且如汪某言
刁風益長亦傷政體乃擬何竹筠等流徒有差咨

部完案自余謁選至赴任在京在里諸知交或規
余毋伉直或規余勿恃才急於効用皆切中病源
奉爲韋絃之佩不幸而有幕名至湖南卽爲上官
所知余幕游三十年稔知仕途要人不可爲上官
私人更不可爲不敢稍有偏倚蒞甯遠不延幕賓
不任長隨事無巨細罔弗身親縣在山鄉土宜粟
米苳麻之外惟產榛桐松杉日用百需皆資外來
境雖褊小商賈頗多余日升堂邑人及外商環伺
而觀者常三四百人寒暑晴雨無間余欲通民隱
不令呵禁謬致虛聲傳播近遠初到時遇戶婚事

率傳堂下耆老體問風俗然後酌判不輕撻人欲
撻必諭以應撻之由使心折乃撻或是日訟簡進
堂下人問所疾苦曉以務本守分之利訟則終凶
之害故民見余不甚懼有狡黠者與言家常生理
輒得其情訟費若干民亦告余無所避忌吏役不
敢爲厲嘗諭兩造曰官之問事如隔壁看影戲萬
難的確但不敢徇私得錢總無成心剖斷失平官
之咎非民之辱再愬當覆審慎無上愬若輩稱官
爲父母名耳我家自有子孫我偶忝長民子孫之
爲民者正多我欺民虐民我子孫必受人欺受人

虐以我故致民犯鬪爭我子孫亦犯鬪爭民釀人命我子孫亦釀人命在堂自己至酉或至戌亥疲不可支將退食有兩造到案求訊亦勉應之俾免守候硜硜之性爲民所諒折獄不必皆中或曰我們官今日錯了旁觀者曲爲余解曰我們官那得有錯必汝不知自省或勸上愬曰我們官尙如此他愬何益稱我們者甯俗親官之詞也余聞之必反覆體訪果有屈抑必示期再鞫不憚平反故民益信余拙誠閒有臨審時原呈稽顙悔辜求免訊者衆供相符卽予省釋余亦喜民之易治凡舊牘

有上官批發他處及他處訟牘久愬上官未結者多乞上官發余訊上官曲徇其請余不敢不爲速辦而本道所屬衡永郴桂有事累蒙發審極繁苦幸可藉手盡分且湖南解鉛解餉辦銅諸差例委簡僻之令余獨以勘訟得免心亦樂之至庚戌春夏向晦理事對兩造言氣往往不續又不敢倦怠草率正欲乞休有道州之役受州篆心意煩亂王故牧任內旣多虧帑復多積欠民俗骯敝非病軀可治據實稟撫藩本道願辭甯道兩篆求委別差

會

欽命吉公王公查理湘陰倉儲本道見稟將撫藩兩稟截畱致余書曰來字愷切具見實心兄向來謹飭自不冒蹈虛行事但目下省垣現有差務大憲見此轉致棘手且王牧已故不得不藉後人擘畫以兄宏才自有條理不可鹵莽也世公素知己且揆之時事亦不能脫然自潔因盡晝夜之力經營整飭衰憊彌甚覺心緒無一刻自甯卒以告病獲咎然使不失跌必不能告病不告病力疾爲善化必不可久薰以香自焚樗以不材老其天年余殆一身兼之甚矣吏之難爲也自維迂拘戇直萬萬不能爲吏而數年奉職居然志可徑行能獲乎上見親於民皆初念所不到匿名之詞小人何足深責然嫉惡太甚有以召之甯道等耳甯遠循序而治得以和平見效道州權篆追欠之事其勢不能受之以需求治太急以致與人乖忤孟子曰爲政不難不得皐於巨室子產曰衆怒難犯余深自愧矣我

朝綱紀肅清上官無能作惡得荷

聖天子豢育之恩仰承神靈之庇浦公之逾格優待則錢南園先生之延譽也姜公之竭力矜全則藩巡

首府之公論也傳公素昧平生而能受辭博訪體
郵周至實出意外此甯遠官民一體之效也履險
而亨幸莫大焉余在長沙養疾讀史記以下諸史
日有恒課摘二十四史同姓名錄甯遠士民至長
沙必到寓問病固求相見見余頽廢有淚下者或
以薏苡三四升相贈謂可去溼治風也意甚厚受
之惻然甚歎先是歸途過甯遠時曾誤畱別士耆
詩六首春來腰腳漸成頑乞得前休生放還去燕
何心經故壘歸鴻覓路出重關手栽桃李
垂垂實日送雲霞旋旋聞未忍輕拋緣底事講堂
風月郭門山憶昨星沙問俗時懷輒舊習劇堪
嗚秋風捲籜愁非分古井無波愜所期政拙幾曾
籌注考形勞幸不廢吟詩誤人翻是與人誦虛譽

難酬國士知眠欲先人起後人新栽柳榭伴吟
身從知天靳清閒福敢恨生逢骨相屯對影已同
孤鶴瘦寫真都作老松皴方書稠疊勞相憶強試
梨花幾殘春琴鶴風清愧不如經營鉛槧去徐
徐他時恐受明珠謫此日欣看兼兩儲姓氏編從
鈔史後烏焉校自退公餘行人若問郎官富佳話
新添說數書雙鬢何嫌緜曉霜來時外角盡願
長全家飽喫官厨飯垂老歸尋餌服方豈有甘棠
懷召伯翻期朱邑祀桐鄉庸人微幸饒庸福雨渥
東疇歲歲穰聽報郵籤第一程風吹五兩別山
城鴻泥過處虛畱爪魚素憑誰遠寄聲地為經心
類入夢人曾識面總關情猶餘文字因緣在待與
昭彤更至是多索橐者梓以贈之并分致邑中紳
表貞士又謨春陵褒貞錄一卷紀甯遠道州兩任扁表
幽隱節孝婦女鑄成卽寄甯道以備修志時採入

五十七年壬子六十三歲正月奉

旨革職二月初將稟憲回籍適清查倉庫潘公謂余曰
君在甯道倉庫充實通省皆知然接手者萬一以
君去諉藉轉貽口實不若俟覆到再行又言姜公
欲款畱八幕余因稱病重鍵戶不會賓客靜候甯
道消息三月望閒兩處先後稟詳竝無虧空王蓬
心先生寫九疑山圖瀟湘送別圖寄贈甯遠紳士
樊在廷等寄到柏梁體聯句紀事送行詩并序序
曰我侯白道州移病取道甯遠晉省作畱別詩六
章惓惓於舊治士民時候方調善化上官未允賦
閒廷等不敢爲送行之章今聞候得遂初衣雖爲

吾楚南人悵不得不爲我侯慰也方廷等祖道魯
川時候卽席示長歌一首謹錄侯詩起句作倡各
占一韻寄申微悃敝邑素不善韻語奉侯訓迪粗
知體裁下里皇荑終慙樸鄙詞皆徵實知不以不
文棄也時乾隆壬子穀日治晚生樊在廷謹序宰
山水縣俄四春敬錄侯詩首句德洋恩溥難具陳樊在廷侯
初來兮鬢未斑樂師尚頭今雪白精神完樂大觀先勞
弗暇終晨餐歐紹緒慈惠第一鋤奸頑王萬偉豪猾斂
迹萑苻遯叶樊禺中升堂退定昏王萬倫手披口答
聰徧聞盧學聖心聽咨盡無情言楊上瓊慎刑曾弗輕

答鞭鄭采治蔣劉獄民無冤李維翰觀者堵牆頌明

神劉永畏威懷德咸振新樊日巡部時時平觸蠻

駱孔屏除呵導乘輕篋蔣漢鼎往往露宿宵弗殮李高

爽積勞致疾心力殫李承綱實覈丁籍躬以親歐人傑

籌利去弊詳咨詢田逢源一夫不獲痛在身李承紀飲

射讀法何彬彬王國才相土宜培衣食源李承厲士氣

尤廣陶甄樂之側聞退食手簡編李大年條示學規

崇雅馴李際可談經絳帳琴堂懸王定元上謁不嫌吐

握頻鄭文衡凡奉教誨知希賢歐陽光善述所自來大夫

人楊登蟾贈公清節流淇泉楊際春庭訓至老肝腑鑄

歐輝楚閨行竝叨錫類仁黃岐山章明風化彝倫先李承

經誤善俗書比戶頌石光米鹽井竈瑣屑全楊高

亮哉樂只父母官栢際昌治邑奚啻治家然栢承年屹

屹高墉峙南天楊鳴盛衛民甯損旬支錢鄭文治勞心

不藉賓友分歐建元謂事必親治乃勤陳經國謂任必

久政乃純李承膺卅載佐吏更事繁鄧永波牽絲志不

期除遷歐芹以前年詔沛馳封恩栢富官計

捧黃紙焚墓門李承業移節道州封域聯鄭攀月我人

日望侯來還石光輝喧傳下堂傷厥跟李承南飛牋上

達祈歸田黃正中憲府否否多縈牽歐陽承越夏秋冬

許投閒歐陽俊歸帆行指蕭然山李卓如嬰離母望眼

穿劉廷惠政在口輿碑傳李崇光有斐君子終弗諼

李裕作歌萬一揚清芬劉紹良何以報侯心蘇延周

鳳願侯世世長子孫張之斗鳳毛煜耀鵬高搏楊之

花開五桂香氤氳楊華山陰巖壑湘湖蕙楊之柴桑

松菊北海樽楊登興來覓句酬芳辰楊上搢頤閒

看思洛雲鄭廷芝優游民食安大年歐洪洛社耆英

今散仙鄭興璋侯兮侯兮念我民張興甲句皆有注不

具錄錄其詩用誌紳士姓名會姜公奉

命貴州公事余遂赴護撫王公及各衙門稟知回籍諷

吉四月初二日起程三月二十七日督學張訥齋

先生飲餞二十八日潘公張讌大集賓僚酒半潘

公奉觴而揖曰君歸矣當有言教我余再三謝不

敢潘公固請余起揖潘公曰有一言未知可否官

無大小皆奉

朝命而來分足以臨民者體尊於部民也今巡檢典

史被部民上控遂勒令解任晉省質審嚴不肖吏

固愛民之道然往往審誣刁告者僅予杖枷巡檢

典史仍回本任甫與部民憲庭對簿而復南面以

臨之體統褻矣且褻則玩生其勢必至無賴之民

得以挾持官長不遂則拚一枷責而先使解任庭
質恐自愛者不能為而為之者將不自愛執事謁
大憲時愷切陳之倘亦整飭吏治之一端乎潘公
唯唯為余勉飲數杯極歡而散次日潘公至寓送
行甚善余言未知今竟何如四月初一日長沙黃
君允洙為余買舟與署善化李君其豐會餞因初
二初三日在省同官候補縣張文山博鄱縣趙漢
章宗文原綏甯葉存齋世經湘鄉樊柏林寅捷新
善化馮方山城永明林醅叔崑瓊原零陵吳菊田
哲留餞止二日至初四日啓行是日大雨眷屬先

下船署祁陽李東川樹穀移樽到寓會長沙門人

毛慶善善化門人孫鴻湘潭門人秦松龍先法先

後惠詩贈行即畱飲暢談慶善字積安才九齡端

重好學可望有成其送行七律四首士論傳推品

誼高欣承咳唾識清標鬱林船去惟裴石玉局詩

成止和陶著錄衷貞心自苦圍鑪題扇興彌豪方

書聞說慵頻檢跛脚看山不厭勞屢陪杖履稔

家常絕勝彭宣到後堂白鶴雙童鋤藥地烏頭百

尺表貞坊雨肥春水魚鰕足字校秋鐙簡墨香忍

為一官拋擲盡朝衫約束老奔忙了了曾聞笑

小時鈍根况復慣兒嬉慙叨齒錄逾曹耦待檢牙
籤補闕遺八卦久輸蘇晉論一囊虛羨杜陵詩服
膺絳帳殷勤訓三復芄蘭警佩觴 惆悵黃頭報
曉程春風吹席去江城壓裘書是來時篋送別人
多門下生幾處關山勞遠望他年狂簡記裁成平
安爲頌東橋竹會見徵書禮五更句亦清婉東川
甚爲擊節浮數大白卽席賦詩四章余次韻答之
第四首云此去居應依木石他年累不到兒孫猶
餘一事真徼幸手捧 鸞章拜墓門東川讀至
不累兒孫句泣然曰惟君敢作此語吾本無累今

已累不可解奈何東川河南夏邑人辛卯舉人博
學多才文酒跌宕兼工書畫治事明爽而理財非
其所長故不免於累初官華容不相識余罷官甫
來訂交誠款甚密時已薄暮冒雨送至河干灑淚
而別余數日猶爲鬱鬱後二年得其來書被議去
官流寓長沙今不審作何狀矣是日解維行一里
許卽泊次日過湘潭趙君貴覽畱飲贈贖誼甚倦
倦至蘆溪過塘行有八十餘老人見而詫曰此非
數年前偕眷赴甯遠者耶吾六十年來見攜眷赴
任者多矣歸復攜眷者絕少是可羨也余因味其

言官之以他事去者不論至遷擢者官亦不必借
行近為交代累往往將離任則遣屬先歸宜老人
言之太息也過貴溪縣太和典問訊魯絜非始知
已選山西夏縣知縣閏四月初六日大風雨泊蘭
谿縣初七日曉發未暮抵義橋過塘易小舟初八
日歸蕭山先是以丁口漸增大義里尙友堂老屋
不敷居住於縣城南汪家街購新屋一所額題樹
滋堂遂移家焉余二十歲貧惟壁立然妄冀他日
能闢舍奉母當以樹滋名堂凡手鈔書籍皆署是
名四十餘年而始償素願念 兩母皆棄養不及

享一椽之安不禁泣下沾襟也 繼坊 就職直隸州

州同援例加二級請

封典七月閱邸抄知四月十六日道州士民欲復實徵

冊內衿戶舊名知州劉君 國承 不允刁民聚眾抗

官道府督捕全獲首犯李長春梟示其餘斬絞新

疆數十人制府畢公奏內查敘原案起於余之革

衿戶追積欠幸曩時姜公俯採芻言覈實咨部萬

一顛預外結則余轉有牽連之累痛定思痛為舌

橋髮指也得良醫治腿傷漸瘡步履如平常十月

繼塚 援例補國子生行焚黃禮為 祖考 祖妣

先考 先妣題主汾州張顧堂太守專致山西

撫軍蔣公 兆奎 聘訂入幕以疾辭 繼圻 娶王氏同

邑庠生王日京 景祚 次女 繼培 娶陳氏長興縣訓

導會稽陳芑洲 士鎬 次女歸三女於同邑貢生周

豹文子 蘭生 治壽木題前和曰汪龍莊歸室并作

詩以識之 平生願力志全歸六十二年幸庶幾得

到藏身須藹室居然無縫是天衣材從

楚產緣非偶制比桐棺魄可依蓋 是年食米一斗

後何時真論定硜硜素履任褒譏 制錢二百八九十至三百十餘文不等憶十餘歲

時米價斗九十或一百文閒至一百二十文即共

訝其貴乾隆十三年價至一百六十文草根樹皮

俱盡地中產土如粉人掘以資生名曰觀音粉有

食之至死者十餘年來此為常價或斗二百錢則

以為賤矣木棉花一斤制錢八十餘文嚮不過三

四十文一斤自五十六年歉收價至百文時已少

殺不知何日得復舊也辛巳以前庫平紋銀一兩

易錢不過七百八九十文至丙午猶不及一千至

是可得一千三百文番銀一圓舊易錢六百三四

十文此時亦幾及一千矣私錢充斥法禁不能止

民間田產交易開除過戶例每畝制錢十文吾邑

舊規畝一百文除七收三勒有碑記三十年前蕭

公超羣來署縣事加至三百文一畝後至談公
官
誥任內日漸遞增甲辰乙巳間畝至五六百文數
年來鄉民愿而聞者須千文以外卽紳士亦非五
六百文不可嚮例條銀輸櫃糧米上倉近年花戶
不堪吏之刁指銀必須銀匠代折凡銀一錢折制
錢一百八九十文至二百餘文米亦不能不向倉
房折色升四十餘文或至五六十文民未嘗不控
懇而於事無濟弊其胡底耶錢塘江素號平穩西
興岸有五廟路約四里餘江甚窄自北岸沙漲有
時須套礫行輒以爲不便近年北沙愈漲西興岸

時復坍卸五廟俱入波中常虞覆溺憶幼聞先
大父言欲渡錢塘江必祀神而行自余客游幾不
知風濤之險今渡江者又栗栗有懼色蓋余赴楚
後不過六年而風景之變遷如此

五十八年癸丑六十四歲正月奉到

誥命二軸 先考晉贈奉直大夫 嫡妣 繼妣 生

妣竝晉贈宜人 輝祖 封奉直大夫妻王氏贈宜人

曹氏封宜人 繼坊 赴禮部試二月授家事於五男

余不幸少孤先人遺田十數畝典質至再幸得歸
原佐幕數十年增田七十畝以四十餘畝爲累世

祭產五男所受數畝而已四年為吏祿羨無多不足置產酌分兒輩聽其治生惟培塚穉弱業儒不

得不賴余經理多男多累不能為向平五嶽游矣

客從湖南來知永州守王公衡永道世公先後告

病去六月繼坊下第歸奉惺園師書書云去冬張

年兄差竣回京接手書極承關注令郎到又接來

書備悉年兄罷官之由而其詳已得之張年兄口

述矣以年兄之才之守僅為邑令方以未得大究

其用為惜君子立身自有本末區區銜名何足輕

重至於嚴譴之說果有其事是真無天道矣甘心

罷職而不可為私人此等見識尤為堅卓年兄氣

誼學問愚每為知好者稱道之無不謂當於古人

中求之者世譽之不足慕益可知矣近審疾已就

愈深為忻慰來書又云息足杜門安貧自守益微

定見不搖貧無不可對人者惟不貧足患耳幕游

之說斷斷不可本省上游尤非所宜俟長中丞有

信書院一席當為致意長公到處士民感戴近去

山西時攀轅卧轍男女遮道馬不能行聞之喜不

自勝惜不得身親見之寄來家刻四種皆有用之

書必然可傳已將佐治藥言及續編重刻裝訂俟

同人出仕者來見時人授一編以廣年兄之惠愚
近况一切如前惟庸拙日甚衰病日增自問一無
裨補而虛糜廩祿日夜悚惕不能自釋前歲患脾
胃病幾成大證去年服熟地佐歸湯漸覺飲食如
舊然以七十之年又何所望而必為之療治者亦
姑從家人之意耳專此佈覆順候近好不宣初壬
子夏西江塘張神殿荷花塘等處塘工頂衝墊陷
太守李公亨特借款搶修於是山陰會稽蕭山紳
士具呈蕭山獨捐銀二萬兩山會協捐銀二萬兩
紹所鹽商捐銀一萬兩以為修塘還款之需正月

縣尊謝公

最清

奉撫軍覺羅長公

麟

符傳紳士面

議余以疾辭長公臨塘履勘估工銀二萬四千兩

以一萬二千兩歸李公借款以一萬二千兩生息

具摺入 奏工由民辦寬免報部核銷而牟利者

攘臂攬工風聲四達長公檄署縣蔣公

重耀

慎選

董事以余名暨王穀陞

宗炎

名上穀陞亦辭五月

餘杭縣張公

鳳鸞

來署紹興府同知奉長公命過

訪余以在官未能辦公里居不宜干預堅辭已而

郡尊高公

三畏

招紳士會議余語穀陞曰吾無去

理恐君難終避萬一議不妥而君承其後必累宜

應召穀勝去因與山會紳士忤蓋其時鹽道改設鹽運使隸鹽院恐撫軍不得專政欲以商捐歸蕭山且欲并派桃源長山鄉田以盈其額穀勝不可六月十四日長公由台州公回入縣境知余未出手柬屬署縣于公隸臣代拜十五日于公來述長公語謂鄉先生宜任一鄉之事西江塘公事也不宜諉卽不然與余同年以年誼相託亦不宜卻如堅執成見當另委賢員專請余因與穀勝約憲詞直違之不義遂同答拜張公于公謂攬工者多因價浮耳價浮則承辦獲利獲利則攻訐叢生旣曰

民捐民辦無報銷襍費應覈實減價穀勝亦謂估工之外應修者尙多可減原估之價增修未估之工以符二萬四千兩之數于公不以爲然余遂退已而張公又固請再議復與穀勝約蕭山工程多以訟終以辦工之人卽收捐之人賬目易淆指摘易起今擬紳士司局收捐殷戶分段辦工捐難侵蝕工有稽查旣曰民辦應照民價比部價酌減仍寬二三分以備辦工者倩親託友之需邀集親友公議俱孚而商捐之項長公已行知如數蕭山得如原議捐銀二萬兩照時價每銀一兩收錢一千

二百文應收錢二萬四千計得利田二十三萬
畝畝應收錢一百五文尚需四千兩則取給於協
捐之內議既定余徑稟長公請減價增工長公許
可命張公同紳士另估閱余足疾未瘳令張公于
公枉駕商權不煩奔走適孝廉何葭汀其蒞下第
歸里即借張公詣塘另估原估條塊石工一百七
十三丈錢二萬八千九百餘千照民價覈實減估
止錢一萬八千一百十四千九十五文增工二百
二十餘丈尚節省錢六千三百八十七千奉給董
事薪水槩不分支畱為一切紙張飯食舟輿應酬

襍費工價則憑委員票給局中日用則每日由局
中開單付余余換單支發規條畫一長公深以為
然專委張公監督飭令工竣董事將報銷冊親齎
送院由院發各衙門備案不必各衙門稽查或致
吏役滋擾憲心曲體親友和衷會長公陞任兩廣
總督恐大局紛更頗為惶惑幸新撫軍覺羅吉公
慶蒞省按工巡閱悉照舊章八月初一日開局收
捐十月初一日給價與工天色晴霽至十二月二
十外暫停工作雨雪連綿於工無礙司局者余與
王穀陞鄭緒肩飛鳴 吳榮菴斐 何葭汀其蒞 韓仙

霞城蔡雲白英丁昂若仲舉來充宇起浩徐念茲

藉陳惠濬培其實任事者止王丁二君余則虛受

其名耳時李太守已調任杭州與嘉興李太守坦

遣丁齋吉公名刺關聘延佐幕務以辦工辭得甯

遠王定元書知壬子中式湖南舉人余所稱書院

三俊已中其二矣是歲雙節堂贈言墨蹟十冊石

刻成闢舍後竹園建謨美堂三間周以迴廊上奉

神堂下嵌石四壁誤學治臆說三卷刊行繼坊生

次子甘兒世今名還先人遺願赴雲棲建水陸道

場余素惜內典讀蓮池大師雲棲法彙竹窗隨筆

事事從根本著力乃知天下無不忠不孝神仙成

佛作祖皆非倫外之人實與吾儒道理異室同堂

空虛寂滅特釋氏流弊亦如吾儒以文字為學與

聖道無關也十二月奉惺園師書書云王年兄到

京接手書得悉年兄近履增和足疾業已全愈快

慰之至西江塘工義關桑梓且屢承中丞之敦懇

亦不可以過卻况為之畫策而已無利焉尤覺青

天白日何所顧忌惟是盛名之下干謁必多其端

斷不可開官場中嗜好鹹酸各異此一是非彼一

是非既無所利而徒招物議安知不更為身累耶

竣事後卽杜門息足決意安貧此則年兄識見堅
定尤愚所素佩服者也家居課子亦人生樂事愚
謂書院一席若距家不遠似尙可就以薦主爲去
畱年兄就之當不至是卽至是亦無甚關係耳愚
近境一切尙叨平適惟老病日增支持不易而感
念

聖恩優渥刻骨銘心午夜懸懸未知息肩何日寄來墨
刻均已收到高門至行自足千古愚之里句拙書
何足增重未免益滋慙愧祈年兄以後勿以示人
徒令土林中閒生評論更覺無謂也羽便布覆竝

候邇祺不具

五十九年甲寅六十五歲正月

繼培

生子名曰美成以

謨美堂落成也

今名世鈺

繼培府試第一名吉公勘工

命添築新舊兩塘中縫增塘後陂陀加塘外塊石
補舊塘頽缺培三都土備塘建鎮水菴石倉四月
初十日全塘告竣凡增修各工及一切委員役食
董事薪水并修理公所添雇書役等費皆於節省
項下支銷統計視原估工價尙贏錢三百七十八
千有奇撤局籍數并未收捐項造冊送縣五月同
穀勝赴省謁吉公送工程報銷冊吉公面致悃忱

欲招余入幕以目昏燈下不能辨字固辭六月吉

公列輝祖名覆鳳鸞奏工竣是役也交張公公號東

匡山西猗氏人已亥舉人性質實清儉自持令餘

杭有賢聲署紹興同知擢海甯州知州引見

歸途告七月繼培院試撥入府學第一名彙錄雙

節堂贈言續集二十二卷梓成蓋自乙酉乞言以

來面求者無論四方仁人君子聞名而不相識者

多懇二三知交輾轉徵乞稟啓稠疊至再至三或

至八九不得不止垂三十年不啻萬有餘箇羣公

答札及鈎存墨蹟并未上石者裝成五十三冊九

軸什襲珍藏以諗後人作記事詩絕句六首憶從

達京師名士名公不我遺初念何曾能到此先靈

阿護乞言時二母心難筆墨傳烏私非此若為

憐錦囊卷帙天涯共坐詠行哦三十年千金一

字寫松筠共勵孤兒善守身老病於今惟欠死蓋

棺忍玷贈言人解識親尊身自尊此身可易受

人恩公卿何處無東閣不為徵詞不到門百牘

千函往復還封題稽拜淚痕斑他年攜向泉臺讀

萬一雙親許解頰重重籤軸護銀鈎冰雪精神

文字留莫笑傳家無長八月挈繼培鄉試赴省與

物官箴人樣是貽謀

浙西故交聚會頗足樂也十月改建西江塘石工

碑記豎笠山廟北復與穀勝赴省謁吉公送碑模

穀勝庚子進士少騰文譽好學不倦乙未同赴會

試訂交年才二十工局共事益知其為人老成慎

密能審緩急有裁制命繼培受業馬梓雙節堂庸

訓六卷分授五男 繼壕 娶來氏同邑貢生來端植

作楷 第四女 繼壩 生次子以余生日初見名曰生

兒 今名世銚 是年庫平紋銀一兩易制錢一千四百四

五十文番銀亦增價夏間米一斗錢三百三四十

文往時米價至一百五六十文即有餓殍今米常

貴而人尚樂生蓋往年專貴在米今則魚鰕蔬果

無一不貴故小販郵農俱可餬口

六十年乙卯六十六歲正月 繼坊 赴禮部試自丁未至

是五次矣藩司安陽田公 鳳儀 戊子同年也印佐

治藥言學治臆說各一百五十本分給所屬官幕

聞佐治藥言惺園師於京中重刻刷印千本芻蕘

末論過蒙大人先生賞識至此真為萬幸二月十

七日鄭又亭師卒年八十師視 輝祖 猶子也見呼

名拜不答言必講學道家事則纖悉周到宛然骨

肉 輝祖 赴楚師命之曰利不如名須做好官為要

楚還師甚喜一日語 輝祖 曰阿孟不知禮謂吾宜

呼子字吾以子事吾謹不肖薄待子故他弟子皆

稱字子獨呼名阿孟何足知之阿孟師子 王賓 小

名也 輝祖 對曰呼名分也且 輝祖 不逮事父父在

時延師訓誨見師如見父黃髮先生白頭弟子得

有此光景是輝祖大幸也師大悅聞攜杖過舍終

日侍談師無少倦容今年元旦賀師新歲師留小

食講忠恕違道不遠一節是以人治人之證援引

史事反覆周詳二十九日再謁師午睡未起不謂

竟成千古感逝悲生呼號欲絕敬制輓聯曰父命

從游成就孤兒心獨苦師門再到拜瞻遺像泪長

懸蓋記實也四月繼坊下第留館京師山陰四十

一都一圖黃盛鳴生壙成題墓前石曰歸廬因易

歸廬為號用陶亮亭先生元藻生輓詩韻落之彭

古齊致七尺誰永存堂封親締造休旺都莫論敢

須鉅公表手書題墓門憶昨事奔走卜宅虛東屯

江南更江北風轉秋蓬根歸歎此千古敬謝黃埃

昏庶幾保膚髮未辜鞠育恩譬若潮已退沙際雷

餘痕過客任憑弔雲來薦清樽羣山儼拱揖萬象

供咀吞及今筋力健飛蘿時一捫他年灑然去底

用歌葬前室王宜人於左穴作紀事詩六首西小

招魂陟彼岵經管蕭室關榛墟髮膚到此方全我手足

他年待啓予氣恰乘生除五患身還慎疾避三虛

歸歎一覺游仙夢不使人閒傲寓廬踏徧晴巒

復雨巒芒鞋到處萬峰攢行從鳥道穿雲上脈認

蛛絲倚杖看豈有隣蟠爭尺寸懸知歲奠得平安

半生胸次耽高曠羅拜人來布席寬松杉鬱鬱

草芊芊溪澗縈紆起大川敢信剛巒城郭似端期

封樹子孫賢枕山雅愜尋幽性近水偏宜上豕船

料理陳人先合竈憑棺從此了前緣地鑑山經

互短長不須兒輩費商量一邱幸自生前定七尺

從渠化後藏漫飾頭銜畱俗眼聊憑手筆記年光

幾人出宿歸無日生許頻游樂未央鸞膠續後

世緣深借老會期幸到今可易嫁婿粗得了翫隣

衰病兩相侵灌園圖踐天涯諾同穴盟遲地下尋

待覓肩輿秋竝上臨風先和白頭吟生小身宮
值逆河桑榆誰乞魯陽戈殘碁幾著枰將徹百歲
三分二已過臨穴何須殉老子易名只合喚五月
蘇何還愁他日煩親故費唱山頭蒿里歌
繼壩之京師陳氏妹卒余姊二妹二陳氏妹 王

太宜人出幼同憂患者遭變戚然無能自己聞長

沙守潘公陞辰沅道未幾卒於位六月繼坊寄到

惺園師書書云閏月初令郎至京接手書備悉年

兄前此經理塘工始末及履祉綏佳慰甚慰甚比

維家居課讀益覺優游自樂漸與當事跡疏可徵

信道日篤矣書院一席非不可就視其來意之敦

誠與否以定去就可耳所刻臆說庸訓二書出處

胥資閱之深為忻賞來札云天下無不可効用之

地儒者無不可致用之方此實見道之言非反身

修德者不能及此四令郎亦得入學可喜之至所

云教之讀有用書益可以知家學也予嘗謂子孫

不以能文得官為賢惟願以知廉恥明道義為賢

窮通知有命在讀書不為利祿則出處俱可自信

年兄與愚真可謂同志者愚近景尙幸平適第衰

病日增不堪勞頓夙夜趨 直勉強支持而已報

稱無聞馬齒徒增去冬賤辰仰蒙

恩眷錫賚駢蕃彌深慙悚年兄惟當規其不及俾免叢

愆乃亦為過情之譽益切汗顏專此布謝順候邇

祺不備吾師門下士滿天下輝祖何足比數而師

遇輝祖獨逾常格凡有稟啓必手書作答皆言律

己之道惟恐輝祖失檢望輝祖為完人輝祖益用

自勉古人所謂得一知己可以不憾者故詳錄吾

師各書以誌稟承有自云八月挈繼培至杭鄉試

初七日忽奉督學懸牌繼培改歸蕭山縣學督學

李公演重默經凡科試入學未默經者皆以是年

七月至省覆試又每邑另招未入學之備卷數名

與覆試者同考名曰考奪有補進者無可歸因黜

縣學生之已進者虛其名次以府學生撥歸縣學

而以新進者補府學之額繼培入府學年餘又改

縣學職是之故十一月製附身衣得七律一首量

要領放寬裁舊典朝衫待贖回至竟終隨黃土化

當初祇是赤身來裏非馬革生何幸兆得牛眠死

莫哀聞說王孫會裸閱邸鈔知福建巡撫浦公獲

葬未能免俗亦堪哈臯公在湖南時政紀嚴明無聲色玩好之娛事皆

手自治辦藩臬兩司不能旁分其柄屬吏到省無

朝暮必見見必詳詢地方情形公事畢即諭回任

出省城守門弁兵有日報或逗雷一二日未出必

立傳面誠與屬吏言不假辭色然論公事極和恕

余性羸慙遇委辦事必求申所見甚或絮絮詳辨
皆荷優容嘗偕同官謁見公語同官曰親民官以
勤爲本甯遠只是耐勤故事事踏實有見解卽未
必皆合吾意吾樂竟其說卽如稟晴雨各處多不
留意惟甯遠一語無泛吾訪之皆確若等惟幕友
是倚安得不誤事又曰湖南幕風日下與主人休
戚無關吾知甯遠佐幕時必不若是余慙然敬謝
實愧且感益兢兢奮勵丁未

大計兩司填余考語居官謹慎辦事勤勉公特改謹慎
爲整肅勤勉爲安詳同官有擬調繁者公曰昨考

簾官某文甚草率字亦越格豈能認真做官其察
吏如此丁未戊申閒繁缺出公卽屬司道詳調余
力求道府籲免公曰甯遠儘可勝任如何無志上
進豈欲爲自了漢耶本道世公語余余謹對曰某
自分衰茶甚懼不能了此官儻容自了恩幸大矣
他日世公以余言告公因曰甯遠甚感憲恩只是
拘謹太過公曰拘謹卻是好處百久耐苦缺眞自
愛之士從此遂不復言調至庚戌資格已深循例
調善化署長沙張君博致余書曰大憲命某寄聲
善化雖衝要將來不以應酬相累可竟行君志毋

慮也其愛惜人才又如此何調閩後忽喪所守豈
橋化爲枳遷地弗良抑宦怠垂成天奪其魄歎公
以名進士起家敷歷中外卓有聲望年已六十有
六末路改絃殃及嗣子傳曰非無賄之患而無令
名之難每讀一過輒爲公喟悼也二十日二十四
史同姓名錄彙成編家藏書目至十二月初三日
錄訖爲之序序曰積書貽子孫子孫未必能讀人
多信之故蓄書者鬱然獨不聞積財貽子孫子孫
未必能守乎何求田問舍之惟恐不廣也余少孤
露先世手澤僅坊刻古文階鳳陳檢討四六一書

綱鑑正史約一部假諸舅氏未幾歸焉年十四五
見五經類編如得瑯嬛祕簡旣補博士弟子家竒
貧衣食出 兩母十手指力不能具一卷書閒從
友人借讀經史古文選本率意鈔撮不終卷輒索
去已而讀律餽口寄蹟官中主人有插架書稍稍
繙閱官事不易了未能卒讀讀亦無所得也忝賦
鹿鳴年已三十有九游京師側聞大人先生緒論
甚愧嚮學之晚亟走琉璃廠西門市得漢書歸寓
讀之南還佐幕以館脩益市正史晝夜讀其後稍
市他書之涉史事者旁及諸子而於羣經勢尙不

東坡全集卷之十一
遑及成進士益慙枵餒脩入較豐先人遺事以次
告竣館茗雪閒與書賈習者七八年聚書數十百
種謁選都門增所欲備約載一車請急過里彙錄
書目都爲二本一隨行篋一庋書樓手自鐫局攜
鑰以行罷官歸來啓鑰見書幸無蝨敝會移居城
南卽於宅後隙地築樓三楹中奉 神主藏書左
右重加整比畧涉違礙細意汰毀因區門類恭列
御製

欽定於首餘遵 四庫總目編次收貯 四庫之例縷
分子目余書本無多不復析編惟於史部立備史

一門紀掌故者入之子部立襍攷一門記瑣事者
入之以便檢閱榆陰衰促家無餘資不能再聚書
矣雖所聚之書類塾本恒見絕無枕祕然畢生心
力盡此區區得之不易則思守之不失世世子孫
不得贈人不得假人卽遇密交懿戚貴人達官不
得違吾此訓私爲贈假度仁人孝子罔有瑕疵別
具經史副本畱傳家塾非能攷訂著述不必登樓
啓視致有損失坊培塚三房同守此規墉圻不得
顧問培兒尙知慕學匙歸收管培如他出聽其交
託但不得付不知學問之人經手曩讀平泉花木

記竊笑李衛公之未達今亦不免過計行自笑也
余薄宦未久又不善治家人生業惟望兒輩他日
收稽古之益古人以書爲良田獲且無算遠可以
經世濟物窮亦不失爲學人如其不材卽與以田
宅其能長裕乎癸丑析產以來培壕遇余所嗜書
輒以受分市產之資時時增益之四年中續置不
少此卽培壕之田宅矣兩兒嗜好已不盡同培喜
收經集壕喜收類書及說部各得其性之所近余
亦不復強之使一聽其別立書目附茂樓西隨時
檢閱各從其便不必援公書之例兩兒當奮志於

學毋自舍其田余有厚望焉序成時已丙夜歸寢
黽睡逾時右手麻木漸及右足遂不能起立越四
五日方省人事自問必死制輓聯二一曰賸有餘
慙名過實差無遺憾死如歸一曰讀聖賢書曰懷
刑曰守身歷種種風波此日髮膚還父母爲衣食
計也求田也問舍成區區基業他年顏面在兒孫
屬穀塍代書書目序屬吾婦檢衣篋分培壕各數
種兩兒以余衣爲衣余病未免應酬故授之余年
十七羨單紗衫受人錢代作試文蒙培壕兩母泣誠
知服之美惡不關身之榮辱漸解緼袍不恥之義

年二十二客游攜一竹筥冬夏兼儲是冬嚴寒外
舅以裘衣余謝卻之後入胡公幕止服高麗布袍
褂高麗布絲爲經木棉爲緯簇簇
有皺紋如蠶殼然今久不見矣時幕風樸素重
裘尙少卽衣表亦未嘗有紅青色也已卯庚辰閒
或衣反裘馬褂羣耳目之已卯胡公贈余灰鼠褂
辛巳孫師贈余羊皮袍余始得重裘然皆盛服非
敢常服也戊子叨鄉薦製山羊皮袍褂爲公車之
飾其餘縣夾衣無紅青褂都門以元青爲素色見
大人先生則假紅青褂於沈青齋青齋亦無他製
良友易衣而出至今感同袍雅誼所見孝廉反裘

者十不得一二迨乙未則無不反裘者宦途服飾
之華亦始於戊子己丑至是益麗吾鄉素號簡質
二十年來亦俱絢爛今則賓朋讌集冬皆反裘夏
皆紗羅以羊皮山羊皮爲不足齒數葛不經見甚
至婦人女子十有六七亦衣裘衣羽毛緞矣

嘉慶元年丙辰六十七歲正月初一日右體略能動移

初七日口授

培塚

作家書寄

繼坊

勉其力學自樹

立遇合有命慎毋躁進爲識者所鄙初八初九日
大風雨雪奇寒擁重絛不溫者三日自十二月二
十四日夜夢人邀余同行至曠野有宮殿金碧巍

峩闔中扉闢東西二門余朝珠補褂入有頤而髯者亦朝珠補褂衣蟒袍先在東門語余曰何不衣蟒余亦衣蟒從西門入兩廡外大樹甚多有繫於樹者至階階甚峻一人下階持幌拭余面余不自知面目何等視髯者則猙獰改觀而詣東階余自西階上一紅緯帽青袍如吏人狀導余入中堂面南坐者鬚眉皆白紗帽銳兩翅上綴明珠無數光彩照人衣紅繡蟒吏贊余揖面南者出位答揖謂余曰積案煩君清理遂令僉坐西北隅與面南者同几吏奉冊設余前卽有數鬼牽引囚向余跪余

依冊鞠問頃刻便了數事每交睫復往案事故睡時多醒時少凡十餘日正案事閒一婦捧帛向面南者跪帛有朱書數行稱告汪輝祖余悚然起立婦自言爲秀水虞氏因許某調戲捐軀余不爲抵余一一剖辨面南者顧余曰君不差婦又言奪辦他人事是私也余又辨面南者書曰君不差遂舉筆書數字還婦婦稽顙去凡所案事開睫輒忘獨此事醒猶了了蓋辛巳年在秀水辦許天若案也殆余切已事神故牖其衷以示戒歟先是十月間史邨有念佛媪夢余與數官人同坐一少婦指名

告余議余於婦人有枉疑卽此事不知何以遲至
正月方入余夢又數日案事畢面南者起語余曰
君速歸不再煩矣送余出堂余行至階則風雨驟
作天墨色欲再入堂吏不可促余下階出門外吏
入紅日當天又一人伴余行數里風波震蕩帆檣
錯雜其人推余下舟余卽醒自此醒多睡少矣蓋
正月十四日也案事時旁止一吏他無侍從面南
者體極尊貴不置一詞余亦未嘗刑鞫若人世秋
歎然二月初一日請西席於鞏垣保延代筆作家
書又口授鞏垣書遺屬寄繼坊萬一不諱本日歛

三日舉喪不得虛文飾觀聽他年祭掃婦女不得
上冢初五日足能伸縮右臂亦漸可舒展當余病
劇候病者多慮不起及是方來相慶也然輾側眠
起飲食溲溺抑搔皆非人不可培塚兩兒數月奉

事甚謹余習而安焉因於公書中酌賞以犒其勞

培兒喜讀經考古給通志堂經解全部通典通志

通考各一部塚兒喜襍覽給說郭一部令各自收

藏檢閱不入公書數內屬穀膳錄附書目序後聞

督學試甯波乃命繼培治舉業專責繼塚侍病往

歲乙亥余館常州從駱炳文先生讀律先生年七

十三子年纔十二從余問學余以先生得子晚先生曰此真吾兒也吾年二十有室使一二年間得子今已五十餘人事牽涉豈復能在吾膝下吾卽病且死亦無繫輕重此兒尙不及二十必戀我哭必哀故曰此真吾兒余以先生言過激今閱事久乃知確有所見也四月繼坊之京師壯者散而之四方矣得繼坊書知試後卽歸甚慰命繼塚編二十四史同姓名錄總目十卷成分編一百六十卷得姓名一萬四千五百有奇同姓名者四萬三千有奇存疑四卷遼金元三史同名錄八卷培塚兩

兒分纂逸姓同名錄一卷字同名異錄一卷名字相同錄一卷倩友人繕稟後人如能付雕卽以百存公書酬之是時扶杖能舉步右足麻軟如故右臂甚痛醫師重用黃耆令以薏苡爲小食嚮寓長沙甯遠人來問疾率以薏米相贈積至二石餘余以民情可念捆載而歸不常服至是日服數次益感甯遠人之待余厚也來茂才渭濱稽言御史錢南園先生李於位余去湖南不四五年而曩所知契之上官無一存者良可慨也長夏無事培塚檢故簾得舊作詩文襍稟請余編定余學殖荒落詩文

無師法詩自庚午至庚辰會編紀年草六卷刻獨
吟草一卷庚寅有題衫集三卷辛卯至辛丑有辛
辛草四卷丙午有岫雲初稟二卷辛巳至庚寅壬
寅至乙巳俱零散失編丁未至辛亥楚中雜詠亦
未編定王子歸田更寥寥矣詩餘則論愁符詞草
二卷皆丙寅至己巳少作不能協律後不復爲綺
語文則龍莊四六稟二卷皆代人應酬之作自爲
亦復無多乙未以後始學爲散古文未合作者法
度所專攻者八股文而揣摩場屋不免勦襲雷同
所存者不過數十篇策拾十卷多拾前人唾餘絕

少心得選錄者有駢體鈔存八卷詞律選鈔四卷
二十一二歲手錄皆免園冊耳所錄正史總目閒
有校訂編史姓時爲之其已刻者史姓韻編諸書
分錄歷年之後余意文以載道無關懲勸偶然適
性陶情贈答紀事皆可不錄無庸爲棗梨禍也丁
丑偕胡公辦理船差作舟見錄一卷自第一號沙
飛至小划船共七十餘種詳記名目制度可資考
訂不知何人攫去念之悵然余舊僻處東鄉足跡
不入城市所知契者惟族兄茂才克標銓上舍佐
荆士湘族子處士昌年永祚介甫永祺上舍星旌

辰今克標兄與昌年介甫星旋相繼歸道山佐荆
 兄亦衰老歲不過三四聚首而已邑中鄭世兄貢
 生觀瞻王賓外素罕交游自省試始交於體乾上
 公車先後交來江臯王穀勝今卜居城南過從漸
 夥如蔡貢生雲白英孝友誠篤胸無城府何孝廉
 葭汀其葵工賦多才通達事理丁茂才昂若仲舉
 尺步繩趨精心勁氣徐中翰古梅國楠明通爽直
 議論端純湯解元敦山金釗斂才篤志內朗外凝
 皆盛年豪俊他時樹立未可限量病中垂問氣誼
 肫然惟恐其去樂莫樂兮新相知其數君之謂乎

讀邸鈔京師每小錢五文直制錢一文蓋於行使
 之間寓禁止之權浙省尚未通行官非不禁而民
 閒小錢愈熾每番銀一圓直制錢一千七八九十
 文市肆交易竟有作錢一千一百三四十至七八
 十者杭州尤甚銀價因之日減蓋錢肆易錢價無
 一定自驚眼以至制錢凡數等襍小錢者曰時錢
 其稍淨者曰鄉貨錢純制錢者曰典錢以銀易錢
 相錢議價錢既叅錯用者不便乃計所易之錢折
 受番銀故番銀之價昂於庫銀余年四十歲以前
 尚無番銀之名有商人自閩粵攜回者號稱洋錢

市中不甚行也唯聘婚者取其飾觀酌用無多價
畧與市銀相等今錢法不能畫一而使番銀之用
廣於庫銀小錢之利數倍制錢不知其流安極番
銀又稱洋銀名亦不一曰雙柱曰倭婆曰三工曰
四工曰小潔曰小花曰大截曰爛版曰蘇版價亦
大有低昂作偽滋起甚至物所罕見輒以洋名陶
之銅胎者為洋瓷髹之填金者為洋漆松之鍼小
本矮者為洋松菊之瓣大色黑者為洋菊以及洋
罽洋錦洋綺洋布洋銅洋米之類不可僂指其價
皆視直省土產較昂母亦鄭聲亂雅之弊歟作昔

有詩二章示

培塿

兩兒

昔有兩間屋晨昕西夕照
長夏苦炙威炊煙雜茶竈

我依二母居一經課後效牀前書几陳蚊蚋常窺
繞攤書紡車旁形影互相弔庭闈樂復樂寬窄那
計較即今擴新居高爽向南曜雖殊廣廈觀幸免
偏仄謂是處可延竹堂移隨所到誰云熱難避廢
書日坐嘯古賢容膝安努力事警校昔有一束
書無多手澤在維誦功易殫文章溯流派一紙偶
借人何處得津逮勤勤剋期鈔腕脫敢云德一隅
以三反周行問向背揣摩韻且精倅邀葑菲采即
今萬牙籤經史頗萃菁餘力羅百家編緝及細碎
愛博情轉疏讀多不求解譬如寶山回空手徒自
慨古賢惜分陰六月酷暑余畏熱煩悶家人言讓
美堂靜涼可憩余曰此堂上奉先靈藏書籍下嵌
石刻庋書版余有約母許子孫為書塾為客寢非
祭祀不得輕到余何敢自開其端貽後人口實讓

亡友於體乾墓誌銘倪孝廉南崗 名皋 求曾祖伯

與公家傳諾二年屬稟寄之鳧亭先生去夏以全

浙詩話屬序既病再四敦迫為誤書後一篇山陰

朱節婦贊節婦孫甥 繼英 姑也應其請為之桐鄉

施上舍 憲祖 乞節母詩作五言古屬鮑以文轉致

填望海潮一闕題丁昂若觀潮圖小照背口授 家

兒代繕文通俱償不復更事應酬矣二十一日 繼

坊自京師還里酌定 曾大父以來城鄉祭規命

繼坊手錄其序則令孫甥 繼英 代繕寄 塘坊 京寓

余少羸多病生三歲始能行年十五行不二三

步腹輒下墜足腫筋凸於膚骨見衣表每飯不過

一盂不能食肉日恃藥以生兼丁家變撲捉是懼

兩母愛護如燭當風惴惴恐不育旁人皆以為

必難成立既娶婦外舅嘗謂汪郎恐不及三十惟

鄭又亭師為吾母慰解曰此子作事有恒且知惜

福必能永年無慮比游幕為養歲必病或二三次

四五次不等年三十病大劇幾無生理是時家四

壁立膝下止一女無可為生亦無可為嗣屬吾婦

為女擇人童養事終 兩母天年黃泉相見吾母

夢先人有畱垃圾之語垂絕得甦飯可二盂精神

漸覺強固終年不病步履亦康可行四五里然九
月至四月夜寢兩膝尚不能舒也至年四十六十
月閒寢覺膝灣微汗伸縮自然從此日健能耐勞
勩我汪氏始祖遷蕭以來傳世二十歷六百餘年
未有科第余以膚學開先衰齡入仕獲免大戾歸
田數載課子讀書婚娶皆完孫男林立芋羹豆飯
夏葛冬裘差免飢寒不勞奔走回念孤寒陳迹過
分多多薄植粗材所向如意先人積慶鍾於一身
去臘患風頗重復得從容調治迄於今茲可不謂
重徵天幸歟先是正月恭逢

恩詔飭府州縣衛舉孝廉方正三月邑人士具余名公

舉兩學師海甯俞公漱園

超

蘭谿諸葛公鈞堂

諤

核報縣尊桐城方公春池

于泗

兩顧敝廬道款致

書辭曰日前屢枉旌旆未克掘迎小兒傳述面諭
將以輝祖充薦舉之數聞命惶恐背汗交流伏念
輝祖早歲曰孤寄身賓幕垂衰筮仕終掛彈章草
土餘生幸延喘息授徒自給等於蒙師此古人所
謂德不修而行不著於時道不充而材不適於用
者未知執事何所取之且聖人有譽必有所試輝
祖受治未久親炙未深無寸長自見於左右未知

執事何所信之

熙朝盛典斷不當以無可取錄不足徵信之人濫膺
薦贖况舉主重任也與受舉者相為終始輝祖儻
不自揣忝荷齒芬將來不肖之身設有瑕玷則所
以負執事知人之明者甚鉅自累累人辱莫大焉
故菲材冒濫輝祖分不敢居在貢舉非人執事義
宜自重知己之言感深肺腑過情之譽愧恍夢魂
用敢倚枕口授命小兒莊書齋送臺端敬辭台命
已而縣尊具結核詳府尊郝縣高公枕山三畏加
結看轉至是督學儀徵阮芸臺先生元誤示兩

母雙節五言古詩由本學師轉頒詩中牽綴輝祖
薦舉事云

龍飛在丙辰孝廉復舉孝我為風化司咨詢徧學校既
無左雄試恐致別居請安得盡如君舉以答

明詔恧然無似即具稟致謝仍由學師轉呈撫軍吉
公批准縣詳行藩司結報六月二十八日呈縣詳
辭呈曰為 曠典不敢濫邀乞賜詳銷事伏查乾
隆五十五年輝祖於署道州任內十月初六日奉
臬憲委赴桂陽縣檢驗何劉氏母子四命一案關
查隣境諳練作未到十二月初五日公出代驗

江華楊古晚仔命案初七日在屍場失足跌傷左
腿醫治不痊至五十六年正月二十九日詳請解
任調理因失跌之前未赴桂陽檢驗十月閒附叅
革職五十七年閏四月回籍長男舉人 繼坊 援例
就職直隸州州同加級請封從五品職銜近年足
疾漸瘳授徒自給前邑中紳士謬採虛聲具呈公
舉過蒙俯允當卽辭謝今聞郡憲又賜結薦仰奉
撫憲行司結報譽起不虞慙無可釋伏念輝祖髫
齡失怙恃母以生壯歲依人傭書爲活學無根柢
行乏方聞居家則爲子未能竊祿則服官無狀加

以蹟聾瘖及衰病相尋自賦閒居惟課功於佔畢
比嬰未疾難徵效於耆苓榮鄉里以封衞衣冠忝
列冀階梯於進用才識慚虛聞薦牘之聯翩撫私
衷而歉仄欣逢

盛典敢希褒異之名伏處衡廬自樂涵濡之化用敢
瀝誠上瀆攄悃叩辭伏乞鑒詳轉請銷案庶名器
不假羣材欽相士之公而獎勵有真

特詔收得人之效矣



病榻夢痕錄卷下

孫世金重刊

